

喜事

茅指

MG

I246.7

687

文聯叢刊之一

喜 事

茅盾等著



3 2285 0011 6

燎原書屋刊行

一九四六年四月

B

207011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一之刊叢聯文

事 喜

等 盾 茅：者作著

社 聯 文：者輯編

屋 書 原 燎：者行發

社報書洲五：處售經

號一二二路東山

社報書光新

號一十里吉榮路東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文聯叢刊之一

編輯者 文聯社

喜事……………柳青(一)

報施……………茅盾(一八)

去國……………謝挺宇(三三)

一天的工作……………黃賢俊(六三)

喜事

柳 青

故鄉的風俗和習慣，仔細想起來，全都有它們的意思。譬如無論紅事或者白事，除非逼不得已，人們總是等到秋收以後，在冬季的幾個月裏才做，一是因爲在農忙的時候要耽誤大家的功夫，再便是待客用的各種肉類在暖天的放不得。就是冬季，除了白事要聽陰陽先生的指點之外，紅事又常在陰曆年底；這大約是因爲待客的食用和過年的食用可以一齊備妥的緣故。在我的記憶裏，臘月二十四，二十七和除夕這三天，幾乎每天都有幾次鼓樂聲從我們住宅下面的路上響過，後邊接着羣衣冠楚楚的，雖是受苦漢，也裝得一表文雅的「引人的」和「送人的」，在他們中間，一乘花轎在四個滿頭大汗的轎夫肩上晃盪過去。我至今還不會忘記故鄉的人用以取笑待婚者和待嫁者的那句話

「今兒幾，明兒幾，多會等到臘月二十幾？」

我正在臘月二十四回我們廟村去。路過的許多村子，常常從這個或那個院落裏傳來悠揚嘹亮的鼓樂聲，看見甚至簷頂上也簇擁着看熱鬧的人。沿路有好幾個地方，我的去路被吹手們細吹細打的娶親的行列堵塞起來。出門多年以後，在快要回到家鄉的路上，聽到和見到這些從前對我熟悉的景象，我現在竟覺得新鮮而別緻了。但我騎的白馬却似乎並不習慣於這種音樂，當突然從村中傳來時，它要驚愕地昂頭豎起耳朵，而在當路碰到的時候，它便在鑼鼓喇叭合奏聲的前面暴跳

起來了。頭一次碰到，因為我猝不及防，它便把我從它的背上扔到結凍的路旁，碰傷了我的膝蓋。下午，日頭還很高，我便回到家裏。家人們同我接應了幾句久別重逢的那類話語之後，便驚奇的問我爲什麼腿跛。我感慨着故鄉的喜事那樣多，便把路上的遭遇約略說了一遍，惹得衆人全哄笑起來。

「是嘛，年盡月寒，盡是娶媳婦的，」二哥隨着笑聲說道：「咱村裏今兒也有三家，天黑時就從咱這破底拾下了。」

於是衆人都談起娶親，說這也同「舊社會」不一樣了。從前的人賠個婆姨先不容易，有些訂親了還娶不起；現在的人有土地和苦工，便有了糧食，老百姓的糧食就等於一切……說話中，二嫂已從立櫃裏拿出一碗油糕，端在我的面前。冷的，我不敢吃。父親叫她去做飯時順便熱一下再拿來，她便端走了。

「這是人家送的喜糕。」父親還解釋着，擻了一把鬚鬚。

「招財兒家的還沒送來哩，」任子英兒爬在我肩上記說。

其實，「喜糕」我還記得，這也是故鄉的一種風俗。娶親的第一日，事主必須用油糕待客。新女婿應該把油糕盛在一個柳條編製的盆子裏，親自挨門逐戶去送；稍微講究的，僱一個旁人攆着跟在後邊，普通農家，那便是新女婿自己送去了。我記得是每家四片，同村人無論本家或者外姓，都有一份。想到這裏，我心裏不禁暗笑起來。我小時每逢這種日子，午飯總是不吃飽的，詭譎地給自己的肚子留了空隙，專等着吃別人的喜糕。英兒現在對喜糕送來沒有的事這樣關心，想

來也不外這個原因。

不久之後，院裏哄起一片談笑聲，說是惹招財兒送喜糕來了。照例，他不進屋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拐着跋腿，出去瞻仰一下新女婿的風采。他竟完全不是我所想到的招財兒了。衣服嶄新，深藍的棉褲棉襖，束着一條月藍色的腰帶，洋襪子新鞋，戴着油亮的黑緞瓜皮殼帽子，頂上突起一顆殷紅的疙瘩。臉上洗得挺白淨，看不出一點羞態；而憨態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樣——斜眼睛，笑時縱起兩頰的肌肉。這憨態使我一下子回憶起我所記得的惹招財兒來了，從前他的鼻涕快要壓塌嘴唇，因為擦鼻涕，袖口像磁片一樣硬而且亮；嘴裏不斷地淌着口水，胸襟變成了河灘。他家是我們的遠族，我和他同輩，他大約小我兩三歲。我們小時冬天常在一起打瓦片或賭小錢。他是最弱者，任何小孩子都可以用拳和脚教訓他的乖戾，而他的唯一回答只有哭叫着找他的娘老子去了。凡是這種人，誰都是喜歡用點小聰明給他起個綽號，因此招財兒的綽號便特別多，諸如因為眼睛斜所得的「吊眼子」，和因為個子矮所得的「三尺鬼」等等。但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現在不提好了。這時招財給同院的五叔家和我家送完糕，便要走了，却看見我出來站在門前的台階。他睜起那雙斜眼睛，盯視我半天……

「這不是四哥？」招財兒遲疑的說：「甚時回來的？」

「剛才回來嘛，」我的一個頂喜歡鬥笑的從兄弟說：「多年不見了，你還不把你的喜糕多送他吃兩片？婆媳婦的人，一點人情世故還解不開……」

「兩片？棗，三片也能行！」

招財兒慷慨地說着便把肩上的柳條盆子放在台階上，連忙認真地用一隻手拾着油糕片放在另一隻手裏。我看見那隻手裏已經有三四片之多了，他却還繼續拾着。這時，父親突然激怒地從屋裏衝了出來，叱咤起所有圍攔的人。

「該做甚的做甚去，你們！」他大叫着：「人家起身時按門戶打發够的，短下了好笑，是不是？盡是瞎種！」罵着，叫招財兒擱起柳條盆子，他用手推着他的脊背，說：「快去，還有這麼多沒送，一會新媳婦娶回來，拜天地時尋不上新女婿着……」說着，便一直推他出了大門。

院子裏便暴發了一陣哄笑聲。

重新回到屋裏，衆人都各自安靜下來。我洗完臉，坐在炕沿上喝開水。一個模糊的印象忽然閃現在我的腦裏，便迷惑地歪起頭來，問：

「我記得招財兒早幾年不是娶過媳婦了嗎？」

「娶過了，這是二婚。」二哥說。

「嘿，」父親冷漠地說道：「說是喜事，其實也够苦情。新社會裏，這怕是頭一樣不好處：

……

我越發迷惑起來，更急於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父親不僅是舊社會的人，而且是同治皇帝的遺民。小時，母親會說，大哥當年在城裏讀書的時候，因為變成民國，勇去了辮子，假期回到家裏，怎樣被他老人家痛打；如果不是衆人求情，幾乎不得繼續上學。故鄉變做新社會以後，自然更不會滿他的意了。聽說雖不敢公開詆譏，也不由得嗤之以鼻。我知道他所說的不好處，大約

恰恰相反。終於，還是二哥告訴我這件事的梗概。

招財兒的頭一個婆姨是魏家山娘家，叫魏蘭英。（故鄉的女人除了女學生和從前的孀子之外，全沒有官名。未嫁呼乳名，出嫁叫某某家，而在公文字據則是稱某氏。由此可見，魏蘭英只是特出的一個。）秉仁叔叔因為招財兒落拓不潔，在十六歲時便給他成了家，叫他的婆姨好好照顧他。初過門的一二年，兩口子都小，倒還安靜。隨後，故鄉鬧起革命，混亂了好幾年。這婆姨機靈活動，又有一份好口才，便跑到軍隊裏面，當了「女宣傳」。那以後便起了官名叫魏蘭英，她把長頭髮剪短，娘家婆家都管不得，成了「公家人」。秉仁叔叔因為時勢變了，也不敢開口。這樣過幾年，抗戰一起，故鄉便定了局。那時魏蘭英要走××，被娘家攔住，才留在地方上工作。她也常回家來，但每回總是同家人和招財兒洩氣，鬧離婚。一鬧便走好幾年。起先，兩親家還不願傷情，竭力維繫着，後來招財兒的丈母也變卦了，出面幫她的女兒。這樣，秉仁叔叔着了氣，便在忿怒中答應了離婚。

「就在今年四月，」二哥結東道：「兩家在區上登了記。魏蘭英而今在區上作事，又識了字；因此，一離婚就不知多少人爭她哩。……」

「還爭哩！」父親截斷別人的話，忿憤地插進嘴來：「是秉仁叔叔，是我，哼，早用臭脚片子踢出門限了。」

「自古『禿子嫁啞巴，西葫蘆配南瓜，』」二哥反駁道：「你單揭別人的短，不說咱招財兒的不爭氣……」

「原來不曉得不爭氣，兩家離開二十來里路，上山受苦還贖見哩。人家大財小禮訂了親，鑼鼓掀天引回來，淘聲鬪氣幾年，搗够蛋了，說一聲『離婚』，登個記，完了。」

大約二哥知道在這種事情上同父親弄不清白的，便不響了。屋里一陣沉默。我自己一時也無話可說，只在腦裏閃着與這事有關的那幾個人的影子。忽然想到二哥在敘述招財兒的事時，却不曾提到招財兒自己怎樣的。我便以此問他，雖說仍有些好奇，但却打破了那種不愉快的沉默。

「他會怎樣呢？」二哥笑道：「聽說也打過幾回魏蘭英，可是回回總是魏蘭英打了他一頓。人家問起，他就會憨笑。說：『你婆姨那去了』他說：『誰曉得，大概出門去了。』有些二混子說：『你婆姨在區上同人家……』他倒樂得笑了，『嘿，管她毆哩，我連自己管不了。』你看……」二哥笑了笑，搖了搖頭。

這時候，有幾家近隣聽到我回來，便有人來看望。又是一陣道好之後，話頭便轉到別處去了。稍後，熱過的油糕端來，眾人謙讓一番，那連後來招財兒的喜糕算進去，統共十二片油糕便在人們的嘴裏大嚼起來。再後，正飯也端上了，人家說話的嘴便被佔去。

黃昏後，幾家娶親的按照路的遠近，都依次回來了。我們大家一擁而出，擠在大門外面去看。剛剛看了頭一家過去，回到屋裏便聽見第二家的鼓樂聲由遠而近地傳來，於是衆人又湧了出去。故鄉的規例是娶親的一定要在日落以後回來，這樣下轎拜天地之後，「新人」正好在燈光中進入洞房。招財兒家因爲路遠，直至掌燈後好久，方從我家坡底下經過。我們出去一看，好不熱鬧。兩班吹手一齊吹打，鑼鼓喇叭聲震天價響；行進的步伐極其緩慢，簡直令人懷疑他們是站在路

上；前前後後的火把輝煌奪目，映出了山崖，樹木，住宅和我們這些看熱鬧的人的面孔。約莫有十分鐘之久，那行列和火把才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去，但鼓樂聲的旋動仍然刺激着我們的耳膜。

回到屋裏，我說：「燈籠火把，還兩班吹手，秉仁叔叔發財了？爲什麼這樣大擺起來？」

「他發誰的財哩？」二哥笑道：「還不是撈好漢？秉仁叔叔心裏盤算，離婚就離婚，還愁老子沒媳婦？他這麼擺，不是抖富，是給世人和魏家山的親家看的。以咱看嘛，真是何苦。離婚的事咱村裏是頭一樁，別處可不知多少，新社會就說新社會的話，可是秉仁叔叔是古制人，不聽……」

「那他不是破費太大嗎？」

「還說破費？」父親又插上嘴來：「家產盡絕也是痛快，只要氣出的順。」

這樣，便又都沉默起來。大家的看法不同，正如故鄉的一句俗話所說：「琵琶和三弦彈不在一條弦上，」便不如不談還好。

夜間，有許多村人來同我拉話。擠滿了一窰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說着，說來說去，話頭自然會拉到這夜眼前正在進行的招財兒的喜事上去。他們不僅說東的也有說西的也有，而且多數人都喜歡說，要是他是秉仁叔叔，他將怎樣怎樣……有些人竟至爲了別人的這樣一件事，互相爭執了起來，賭咒發願，似乎真是自己的事情一樣，弄到面紅耳赤。其中有一個進門要低頭的大漢，前次我出門時，人們都叫他「旗竿」：他們說他在今年春天被選做我們村里的自衛隊長，從前

的隊長，而今同村長一起一變而爲本村的首腦人物了。他紮着綁腿，農民式的棉襖上束了一條皮帶，褪色的灰軍帽底下露出剃刀和剪子理成的「文明頭」，言詞中適合不適合地夾雜了許多新名詞和新術語。衆人都說他在冬天利用農閒整頓自衛隊，白天派哨，夜裏還要去查，因此忙得很。又說他爲了負責任欲說話。已經得到一個新的綽號叫「響炮」了。聽了大家爲招財的事情而爭吵，他便嚷道：

「咱們吵一夜也吵不清楚！你們曉得什麼？秉仁老漢口口聲聲說，魏蘭英離婚，背後還有公家的點子，才真是合住眼睛說瞎話哩！」於是，他開始告訴大家，三月間他到區上去開會，親眼看見區委勸魏蘭英的情形。「區長說：正爲她是公家人，只要能湊活，還是不離婚的好，免得老百姓背後說長道短。魏蘭英表示不行，哭成個淚人，說，這麼着，她甯願回家當老百姓，也要離婚。區長還批評她一頓，說她意識不正……」

「那末，」我們父親不信任地歪頭問道：「爲什麼秉仁給我說，她從娘家回來還鬧得鬆些，從區上回來就越發厲害哩？你說？」

我滿以爲響炮被這一問窘住了的，誰知他却立刻頂上一句：

「這事年輕人懂得，你老漢不懂，」響炮說：「從娘家回來，娘老子勸過去；從區上回來，同男同志們一塊慣了，一看見招財兒那樣子，你看氣不氣？」

「對，對，」幾個人同聲說：「這話人能聽下去哩……」

「那末，……」父親又歪起頭來，但瞪了半天，終於說不出什麼來。

「這個不是公家人，」響炮加添道：「聽說是個家里圈大的女子，咱就盼望秉仁老漢給招財兒取個好媳婦吧，嘿囉……」

說話中，英兒喘吁吁地跑了回來。他母親說她是「集集趕，會會到，一回不到不熱鬧」的人。的確，他是頂喜歡趕這種熱鬧的一個孩子。譬如這天晚上，他是來來回回地將三家娶親的都跟着看到新人進入洞房，甚至就誤了晚飯。

「媽，媽，」英兒跑進來叫道：「招財的新媳婦比他還高一頭，兩個并排站着拜天地，我看見了的。新媳婦可胆大，那末多的人，還敢撩起紅布蓋頭，偷看招財兒哩。我看，哼，魏蘭英走了，招財又引得個老妮妮……」說着，搖頭擺尾地抖擻着，表示他的好奇心是如何地被滿足了。

「再敢瞎說，」他的母親瞪了他一眼，申叱道：「割你的舌頭！快嚥吞你的飯去，早是秉仁叔爺受屈得要命，你還……」

「我看見的，又不是捏造，」英兒擲起嘴來反駁着，拿着碗筷便出去了。

屋裏，衆人一陳哄笑之後，反倒不談這事了。我看出每個人都謹慎地約束着自己的舌頭，不使自己說出不合時的話來；因為秉仁叔爺原是帶着報復心理辦這樁喜事的，而英兒却那樣毫無顧忌地喊出一種不幸的兆頭，誰知事情將如何發展呢？我自己更是無話可說，只在腦裏暗自想着新人撩起被蓋頭偷看她的行將成爲終身伴侶的那種心理。一個農家姑娘要嫁給一個完全陌生的受苦漢，問他過一輩子，她是何等急於一瞬他的樣子，而這一瞬對她似乎有着一種決定一生命運的意義。但我知道，從前的女孩子多數並無這種勇氣，突破無數隻眼睛的束縛，而做出這樣大膽的舉

動。現在，聽說閨女們也常隨在母親的身旁，出現在人羣當中，胆子漸漸大了起來。膽子一大，便不免觸犯到舊的規矩，使一些人大驚小怪，像英兒這樣的小孩子也覺得新奇了……

翌晨一清早，便傳來了這喜事的新消息。五叔父照例是在鷄叫以後起去拾糞，早飯時才回來的。他所帶回的消息，說拾糞的和挖水的在路上都談開來了。

事情是這樣，花燭之夜的一切規矩和禮數都做過，新人背上拖的那條髮辮變成腦後的髮髻之後，送人堂客最後也退出洞房，那裏便只留下招財兒和他的新媳婦了。據多數聽房的年輕人說，這之後不久，那支理應亮到天明的紅燭便熄滅了。「你爲什麼把臘燭弄熄？」聽見招財兒在裏邊問。「我不願看見你，」新人不屑理睬的聲氣說。「爲什麼不願意看見我？」「你是我的仇人。」中間隔過的一陣沉默，才又聽見招財兒遲疑的聲音：「他們說今黑夜燈不能熄的……」「我就要弄熄它！」「你不對嘛。」「你管我對不對，你管我對不對，你管……」「好厲害，」外邊聽房的人想：「還有沒見面的仇人？」有些村中的二混子和招財兒的表兄弟之類的親戚，一半是鬪笑一半是氣憤，便同聲喊道：「打！」隨即聽見新人在裏邊也喊：「打！你們是姓X的，都進來打死我！」立刻，裏邊在漆黑一團中扭打成一片，夾雜着招財兒的叫痛聲和新人的哽咽聲。雖然在黑暗中，視覺失去了效用，但那個溫暖的，陳設花紅的洞房里，這時的情景是可以腦子想像的。聽房的人見事態惡劣，又進不得門，便吹喝了許多已經睡了的人來，這才告一結束。

「這裏，這裏，」五叔父指着他的手背和耳後的鬚子，說：「都給招財兒抓稀爛。」說着，連連地搖着頭。

大家聽得目瞪口呆，先還驚奇地笑着，隨後都長長地嘆了口氣。

「旁人看起來，招財兒也實在可憐……」五叔父補充道。

「不是說新媳婦也哭了，爲什麼呢？」我問。

「新媳婦也可憐，」聰明的五叔父點頭道：「也可憐。他們說今早起看見她眼腫得像核桃一樣。……」

「兩個前生沒討得緣分。」二嫂嘆息着。

「唉，秉仁叔叔才可憐哩。」父親失神了半天，這才接上來說。

「他是自尋的」二哥評論道：「一離婚就請起多少媒人，財禮大小不管，要好的。『頂少比魏蘭英臭婊子好一千倍兒！』這是他說過的話。人家要甚給甚，說二十四塊銀洋的訂親禮，有着；說銀手鐲銀項圈，有着；說一匹藍市布，有着。一切的大財小禮都有着，單怕人家不給訂，四月裏離婚，五月裏訂親，六月里就引。硬是衆人勸的，這才耐到年底。我看那麼着就不行，而今的世事，總是弄合纏些好，還同舊前一樣哩？同舊前一樣是好了，魏蘭英也離不了婚。」

這一來，大家突地啞然沉默了。

按照喜事的禮數，這天早飯後，先是拜「神主」，事主和親近的族人，按照輩數和男女之別，次第向祖宗的牌位子磕頭，一對新人自然也參加在自己的那一輩中。拜完神主，便「見大小」，新郎和新媳婦向近族和親戚，依着輩數的大小磕頭或作揖，而在行禮之後，受禮者要將喜錢放在盤子里，喝一罇酒退去。記得從前行使銅錢和銀洋的時候，放喜錢常常舉在盤子上空，讓它們

掉下去，發出一種鏗鏘之聲，近來改用紙鈔，不知如何做法了。我也極想去看看這場熱鬧，但又不好意思，我家去的，自然只有英兒一個了。

下午，那個昨晚來過的自衛隊隊長「響炮」又來了，他是在那邊五叔家裏給從兄弟派了今晚的哨，叮囑了一些事項之後，順便來我家走了一下。他說秉仁叔叔爲了擇吉日的事竟同懋德爺爺吵了一架。懋德爺爺是我們村中在家的唯一認識字的人，從前，他做過十三年村長，並且是每家的長年顧問，任何事情都須請教於他。但到革命以後，無論誰問到他有關公事的話，他總是搖手而去，一邊連聲說着，「解不開，」或者「不管了。」近年則只是當做買賣的時候寫契約，小孩子生病的時候畫符咒，娶親的時候擇吉日而已。「響炮」說，當秉仁叔叔同他吵起來的時候，他便一拐一拐地急忙走回家去，把他那本包羅了各種契約、符咒、卜卦、時辰、象數……等等式子的「通書」取了來，給所有在場的人看，雖然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一個認識字的人，更不懂日子的好歹了。「我快入土的人了，還有作弄旁人的心？」懋德爺爺說着，激動得全身抖擻起來；「響炮」瞪着眼睛，顫抖着頭，向我們比擬着懋德爺爺當時的形容。

「兩個老漢都像小孩一樣，逗得人好笑啊。」響炮最後說。

「秉仁大概是話氣不好，胡猜疑……」父親面色陰暗地說道。

「不識時的人那來的好話氣呢？」二哥插上嘴來。

於是，衆人便把話頭轉到秉仁叔叔的「話氣上來了。」人家說他氣得頭也抬不起來，從早晨起，肚裏連冷水也不會進去，更不說吃東西吧。磕頭的時候，他勉強起來，算是磕了；但臉皮全

成了鐵青色，彷彿得了什麼猛病一樣……」

「招財兒可是不羞也不氣；雖說頸子上抓稀爛，還是一面憨笑……」響炮笑道。

談到招財兒，便又適合了英兒的興趣。他說「見大小時，應該磕頭的，譬如招財的祖母和母親，招財兒却磁人一樣站着不動；別人連喊：「磕，磕！」他却憨笑道：「自家人還……」而輪到不應磕頭的平輩親戚時，他却慌忙跪了下去，竟至連磕三頭……」

「可好笑哩，」英兒搖頭搖腦地說：「笑得人肚子疼。」

「你就是那樣！」他母親皺起眉毛瞅了他一眼。

「看的人全笑哩，又不是我一個……」英兒不服氣地說：「什麼都是我不對。」

突然，院子就響起一個老婆婆大嗓子說笑的聲音，隨即推門而入，一看是三寡婦。我還認得她是因為不懂在我們村中，甚至在周圍二三十里以內，她也是一個著名人物。她生過六個兒子，却都活不在一起，分另了；她現在同一個小女兒單獨活着。這老婆婆很有本領，會接生，會計算，常攪工紡紗，也常搬弄是非；因為整天「穿門子」消息是頂靈通的。無論誰家有點拌嘴的事，她都清楚底細。然而，超乎這一切之上，她還是一個出色的媒婆，故鄉的親事由她撮合而成的，正不知多少。現在，她說是五疋子眼痛，她早在那兒用針扎過，完了順便來看我一下。她進來見我們談着招財兒的喜事，便禁不住地顯出絕大的興趣。

「剛才我還同你們的婆姨們說了半天，」她大聲嚷道：「招財兒的親事，幸虧我沒沾邊。今早起，新媳婦要送人堂客把媒人叫到新房裏，說：『明兒到我媽家裏來，我同你有話。』」

，又少了視一頓氣着？我老婆子對天發誓，從今以後再也不說媒了。兩口子過得砂糖一樣，就忘記媒人了；兩口子吵嘴拌舌，就記起誰說的媒。往後閒得沒事，我不會多紡幾斤棉花，賺得幾尺花布，給七女穿上，長大尋個好女婿……

「她！」一陣嘮叨，惹得衆人哄笑不已。

「三寡婦，」響炮揶揄地說：「說一回媒一顆豬頭，十六個饅饅哩……」

「呸！」三寡婦稠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吃够了。而今的人時興什麼『自由啦』，『戀愛啦』，咱老婆子家，曉得她們的心事？你不聽說：『白麵好吃膩也吧，女婿風流窮也吧』？……」

「够了，够了，」父親厭惡地制止道：「人家拉正話，看你……」

「拉正話，」三寡婦神速地改變了臉色，說：「你們說新媳婦爲什麼在新房裏打招財兒的？」

「爲什麼？」幾個人同聲問，希望這消息靈通者有更新鮮的貢獻。

「我怎麼說哩？」三寡婦遲疑了一下，繼續道：「對，這麼的。七月里招財兒，雙喜兒和狗娃三個一搭裏趕集，路過招財兒新丈人家的村里，不知怎麼叫這媳婦曉得了。大概是鄰家有個小女兒，說認得咱村里的人，兩個就在大門外面的磨盤上坐下做針綫，直等了一天，要看一下女婿。天臨黑時，他們三個才過來了。那小女兒可認不得招財兒，狗娃倒認得這媳婦。他聽見上面小女兒說：『這就是咱村的人。』知道她們的意思，就把前面走的雙喜兒（你們曉得，他又高又大

，五官也端正）當成招財兒，說：『招財兒，慢些走，沒盤費了？』雙喜兒這小子心眼也滿稠，也把自己當成招財兒，返身就說：『不是我走得快，是你們長些狗腿，太短了！』這媳婦喜得忍不住，嗤地一笑就跑，一溜就回院子裏去了。誰曉得過門一看，女婿才是走在頂後邊的那個三尺鬼，吊眼子。你看氣不氣？……」

「哼，」父親冷漠地說道：『實在會講，實在會講！』

「噫噫，」三寡婦翻起眼白來，說：『誰講是四條腿拉尾巴的！我老婆子六個兒一個女，外面是青天紅日頭，我敢咬口人家，不怕報應？……』

「你的賭咒，我曉得，比喝涼水還容易。」父親說着，輕蔑地抿抿嘴。

忽然院裏嚷着「快來看，快來看」，衆人都蜂擁了出去。

坡道上是招財兒和他的新媳婦「回門」起身了。回門是娶親的第二天兩人一起去拜丈人家。送人堂客騎着毛驢走在前邊，新人在後，我這才遠遠地看見大家傳說的「新媳婦」。五短身材，團圓的臉；擦着粉，抹着胭脂；紅緞襖，藍綢裙，在在反映着鮮艷的陽光。她在毛驢上目不斜視的搖擺着，因為遠了一點，我看不出她的表情；但我却多事地想像着她的心情——那種一個人陷入如此境地的心情……

隨後走過去穿長袍短褂的招財兒和帶回門的人。

「好事不出門，壞事千里聞。」故鄉的諺語說。

的確。招財兒在丈人家裏所鬧的一些笑話，兩天內便傳到我們村裏來，變成大家談笑的資

料；我不是說笑話，這裏便不提了。不出一般人的預料，聽說那媒人並未到新媳婦的娘家裏去，他大約知道去是沒有好下場的。招財兒的丈母娘抱怨她的老伙伴，說他爲了錢可以把女兒納進黃河裏去。又聽說那老漢一勁兒噙着煙鍋，一言不發。雖說新媳婦哭哭啼啼，死不再回家裏來；但在她父親的百般威嚇，和他母親甚至用眼淚規勸和哄騙之下，三五天之後，終於還是同招財兒一起被送回家來了。

回來便過新年，倒沒聽得什麼變故。新年一過，初一初二便聽說他們又打架了，自然這打架是並無什麼是非可論，簡直只是要打而已。以後衆人也聽膩了因爲他們的打架幾乎沒有間日的時候。說到這點，招財兒真傻。他總是先擺出一副兇樣子，有一回竟將捆莊稼的麻繩擰起來，有一路膊粗，浸在水盆裏，站着叫罵他的新媳婦，聲稱這叫做水蘸麻繩，將打死她在地上。無奈這傢具泡製好之後，却握在新媳婦的手里，打得他哭叫不得，以至後來使他不敵再同她睡在一起，要求仍然睡在娘老子炕上。

「這還了得！」乘仁叔叔叫道：「走！我送你睡去！」

初五過後，我又要起身出門。就在初五日晚上，聽說乘仁叔叔拿了一根釘籬笆用的木棍，去送招財兒睡覺，嘴裏還不乾不淨，臭罵着女人和世道。也許是新媳婦被嚇住了，沒敢動靜，只是略帶譏刺的說：「是他不來，還是我不要他？擺出這個陣勢？……」好大功夫，兩人在屋裏靜悄悄地，誰也不理誰。突然間，不知怎麼一下，便又打了起來。誰知乘仁叔叔等在門外偷聽着，這時便破門而入，只見那釘籬笆的棍子落在新媳婦的臀部，發出鈍重的聲音和女人悽慘的哭聲。打

完，知道這夜不會再開了，秉仁叔叔便帶着悵消之後的輕鬆去睡了。招財兒睡在炕上，新媳婦却靠炕沿立着，啼哭着。終於，在招財的鼾聲中，她收拾了一個包袱，拄了頂門的棍子，拐着腿星夜出走了……翌晨，人們從各種形跡中，看出她是這樣走的，却摸不清她的去向。有人猜疑她尋娘家去了，也有人認為她大有可能去區上控告。但以各種材料判斷，村中多數人一致認為：像舊社會的女人一樣去尋短見，說明顯些，便是投井或者跳河，那是絕沒有可能的了；因為現在連小脚婆姨也會找到說理的地方——政府辦公的所在……

初六的早晨，我只聽到這些，便匆促首途了。這喜事的結局，我至今還無從知道，因為我家給我的信，父親總是請德德爺爺寫的，從來不提閒事。

報 施

茅 盾

朦朧中聽得響亮的軍號聲，張文安便渾身一跳。眼皮重得很，睜不開，但心下有數，這熱惹惹地吹個不歇的，正是緊急集合號。

三年多的生活習慣已經養成了他的一種本領：半睡半醒，甚至嘴裏還打着呼魯，他會穿衣服。剛穿上一半，他突然清醒了，睜開眼，紙窗上泛出魚肚白，號聲却還在耳朵裏響。他呆了一會兒，便自己笑起來，低聲說：『呸！做夢！』

睡意是趕跑了，他靠在床上，楞着眼，暫時之間像失掉了思索的能力，又像是有無數大小不等的東西沒頭沒腦要擠進他腦子裏來，硬不由他作主，漸漸地，這些大小不等，爭先搶後的東西自影中間長出一個頭兒來了，於是張文安又收回了他的思索力，他這時當真是醒了。他回憶剛才那一個夢。

半月以前，因為一種軍醫不大有辦法的疥瘡病，他遲疑了相當時間，終於向師長請準了長假，離開那服務了三年多的師部，離開那敵我犬牙交錯隨時會發生激戰的第X戰區，他剛進那師部的時候，是一位文書上士，現在他離開，却已是文書上尉，他得了假條，得了一千元的盤纏，

額外又得了師長給的一千元，說是這給他買藥的，臨走的上一晚，同事們湊公份弄幾樣簡單的酒菜，給他餞行，可是剛喝在興頭上，突然的，緊要集合號吹起來了。這原是家常便飯，但那時候，有幾位同事却動了感情，代他惋惜，恐怕第二天他會走不成，後來知道沒事，又爲他慶幸。當時他也激動得很；平時不大善於自我表現的他，這時也興奮地說：『要是發生戰鬥，我就不回去也沒關係；我和大家再共一次生死！』

現在到了家了，不知怎地，這在師部裏遇到的最後一次緊急集合號却又闖進了他在家第一晚的夢魂里。

像突然受驚而四散躲藏起來的小鷄又一隻一隻慢慢地躲躲閃閃地從角落裏走了出來，夢境的節目也零零碎碎在他記憶中浮起。這是驚慌和喜悅，辛酸和甜蜜，過去和未來，現實和夢想，攙在了一起的。他定着眼睛，彷彿又回到夢中；他出其不意地把一頭牛買好，牽回家來，給兩位老人家一種難以形容的驚喜，正跟他昨日傍晚出其不意走進了家門一樣，但正當父親含笑拍着牛的肩頭的當兒，緊緊集合號突然響了，於是未來的夢幻中的牛不見了，過去的現實的軍中伙伴們跳出來了……。

張文安咧開嘴巴無聲地笑了起來，雖然是夢，他心裏照樣是甜甜蜜蜜的。回來時他一路上老在那裏盤算那密密紮在貼身口袋裏的幾個錢，應作如何用途，師長給他一千元的時候，誠懇地囑咐他：千萬別胡亂化了，回家買藥保養身體。他當時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來，他真誠地回答道：『報告師長：我一定遵守師長的訓示。身體第一，身體是我們最大最重要的本錢！』但上路後第

一天，他就有了新的意見，師長的『身體第一』的訓示，他還是服膺的，可是他有一點一點自信他這痲瘡病只要休養一個時期，多吃點肉，——至多像那位不愛多開口的軍醫說的多吃雞蛋，就一定會好的；他覺得他應該省下這一千元孝敬父母，讓父母拿這一千元去做一件更合算的事情，但父母拿這一千元又將怎樣辦呢？這一點，却費去了他半月旅程中整整大半時間的思慮。母親的心事他是知道的：把房子修補修補，再給他討一房媳婦。父親呢，老早就想買一條牛，他家自從最後一次內戰時期損失了那壯健的花牛以後，父親好幾次籌劃款項，打算再買一條，都沒有成功。他料得到：父母將因此而發生爭執，而結果，父親一定會說，『文兒，師長給你買藥的，你不可辜負人家的好意。』整整一星期，在路上開着的時候，他老是一邊伸手偷偷地摸齊貼身口袋裏那一疊鈔票，一邊思索着怎樣解決這難題。後來到底被他想出一個很巧妙的辦法來了：他將不說出他有這麼一注錢，到家歇一天，他就背着父母買好一條牛，親自牽回家，給父母突然的一喜。

張文安越想越高興，他的眼前便出現了一條美麗的黃牛，睜大了兩隻潤澤有光的眼睛，嘴巴一扭一扭的，前蹄跪着，很悠閒地躺在那裏。

張文安又忍不住笑了：這回却笑出聲來，而笑聲亦驚破了他的夢幻，他抬頭一看，紙窗上已經染滿了鮮豔的粉紅色。鄰家的雄鷄正在精神百倍地引吭高啼。隔壁父母房裏已經有響動，父親在咳嗽，母親在傾倒什麼東西倒篋籬裏。

張文安也就起身，穿好了衣服，一邊扣着鈕子，一邊他又計劃着，如何到鎮上找那熟識的黃

老爹，如何進行他那夢想中的機密大事。『也許錢不夠，』——他担心地想，但又立刻自慰道，『差也差不了多少罷，好在路費上頭還有得剩呢，這總該够了。』於是他又一度隔着衣服捫一下貼身口袋裏那一疊票子，臉上浮過一個得意的微笑。

二

昨天到家，已經不早；兩位老人家體恤兒子，說他路上辛苦了，略談了幾句家常便催他去睡了。可是兩位老人家自己却興奮得很，好像拾得一顆夜明珠，怕沒有天亮的時候，連夜就夫告訴了左鄰右舍。老頭子還換黑走了一里路，找到他平日在茶館裏的幾個老朋友，鄭重其事傾吐了他心裏的一團快樂。他又打聽人家：『文書上尉這官階有多大？』老頭子心裏有個計較：爲了慶賀兒子的榮歸，他應當賣掉一担包谷擺兩桌酒請一次客，他要弄明白兒子的官階有多大，然後好物色相當的陪客。

昨天晚上，張文安回來的消息就傳遍了整個村莊，所以今天張文安起身後不久，東邊山峯上那一輪血紅的旭日還沒驅盡晨霧的時候，探望的人們就擠滿了張家的堂屋。

他們七嘴八舌的把一大堆問題扔到張文安面前，竟使得這位見過世面的小伙子弄得手足無措，不曉得回答誰好。他只能籠籠統統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什麼都好！打得很好！吃的麼？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他嘴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却覺得很抱歉，爲的他不能夠說得再具體了。他覺得那些不滿足的眼光從四面八方射過來，釘住在他臉上，似乎都有這樣的

意思：什麼都好，我們都聽得慣了，可是你是本村人，自家人，你不能够多說一點麼？

張文安惶惑地看着衆人，伸手拉一下他的灰布制服的下擺。在師部的時候看到過的軍事法庭開庭的一幕突然浮現在他心上了，他覺得眼前這情形，他區區一個文書上尉彷彿就在這一大堆人面前受着審判了，他得對自己的每一句話負責，他明白他的每一句話所關非小。這樣想的時候，他就定了心，用了十分自信的口氣說：『若是苦一點，可是爲了打倒日本鬼子，不應該苦一點麼？……』他頓住了，他很想把平時聽熟了的話拿出幾句來，可是終於只忸忸地笑了笑，很自然也就結束了。

接着，張文安的父親和幾個年老的村裏人用了充滿驚歎的調子談論起這個變化多端的『世道』來。而另外幾位年青的，則向張文安探聽也是在前方打鬼子的幾個同村人的消息。

『不知道。』他想了想，慢慢搖着頭說。但恐怕對方又誤會，趕快接下去解釋道：『當真不知道呢。你想，前方地面有多大？幾千里！光說前方，知道他們是在那一個戰區呢？即使同在一個戰區，部隊那麼多，知道他是在那一個部隊裏呢？就算是同在一個部隊裏罷，幾萬人呢，要不是碰巧，也不會知道的。』

『哦，早猜到你是一個不知道的啦！』

有人這麼譏諷了一句，張文安可着急起來了，他不能平白受冤，他正想再辯白，却有一個比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讓我們來問一個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你就算是個黑漆皮燈籠了。這一個人，出去了有四年多，走的地方可不少，到過長沙府，到過湖北省，也到過江西

，他上前方，不是光身子一條，他還帶着四匹馱馬，和一個伙計：這一個人，你不能不知道。」

『對，對，有兩年光景沒訊息了，他的兒子到處在打聽。』別的年青人都附和着說。

『你到底也說出他的姓名來呀！』張文安局促不安地說，好像一個臨近考試的中學生，猜不透老師會出怎樣的題目來作難他。

但是他這心情，人家並不了解。有一位朝同伴們扁扁嘴，半真半假奚落張文安道：『不錯，總得有姓名，才好查考。』

『姓名麼？』另一位不耐煩地叫了，『怎麼沒有？他就是山那邊村子裏的喂馱馬的陳海青哪！』

『陳海——清！哦！』張文安回聲似的批臉了一遍。他記起來了，自己還沒上前方去的時候。村裏曾經把這陳海清作為談話的資料，爲的他丟下了老母和妻子，帶着他的四匹馱馬投効了後方勤務，被編入運輸隊，萬里迢迢的去打日本；陳海——清，這一個人他不認識，然而這一名字連帶的那股盤勁兒，曾經像一個影子似的追着牠，直到他自己也拿定主意跑到前方。他的眼瞼亮起來了，正視他面前的幾位老鄉，他又重複一句，『陳——海清！怎麼不知道！』可是憂然縮住，他又感到了惶恐。到了前方以後的陳海清，究竟怎樣呢？實在他還得顛倒向這幾位老鄉打聽。在前方的緊張生活中，連這名字也從他記憶中消褪了，然而由於一種受不住人家嘲笑自尊心，更由於不願老給人家一個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強說：『陳——他麼——他過得很好！』

話剛出口，他就打了一個寒噤。他聽着自己的聲音，多麼空洞。幸而那幾位都沒理會。第一

個問他的人歎口氣接着說：『唉，過得很好。可是他的馱馬都完了。他兒子前年接到的信，兩匹給鬼子的飛機炸的稀爛，一匹吃了顆砲彈，也完了，剩下一匹，生病死了。這一來，陳海清該可以回來了麼？可是不！他的硬勁兒給這一下挺上來了，他要給他的馱馬報仇，他硬是當了兵，不把鬼子打出中國去，他說他不回家！——哦你說，他過得很好，這是個喜訊，他家裏有兩年光景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來是——』張文安惘然說，但感得衆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便驚覺似的眼睛一睜，忙改口道，『原來是兩年沒信了。沒有關係，……陳海清是一個勇敢的鐵漢子，勇敢的人不會死的。他是一個好人，砲彈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說越興奮，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是他的想當然，還是真正實事，但奮激的心情使他不能不如此：『我想，他應該是一個上等兵了，也許升了排長。陳海——清，他是我們村子裏的光榮！』

『那——老天爺還有眼睛！』衆人都讚歎地說。

『誰說沒有眼睛！』張文安被自己的激昂推動到了忘其所以的地步。他滿臉通紅，噙着眼淚。『要不，侵占的帝國主義早已獨霸了世界。』他嚴莊地伸起一隻臂膊，『告訴你們：世界上到底是好人多，壞人少。我在前方看見的好人，真是太好了，太多了，好像中國的好人都在前方似的。壞人今天雖然耀武揚威，他到底逃不了報應。他本人逃過了，他的兒子一定逃不過。他兒子逃過了，兒子的兒子一定要受報應。』

張文安整個生命的力量好像都在這幾句話裏使用完了，他慢慢地伸手抹一下頭上的汗珠，惘

然一笑，便不再出聲了。

三

當天午後，浮雲佈滿空中；淡一塊，濃一塊，天空像幅褪色不均的灰色布。天氣潮而熱，悶的人心慌。

張文安爬上了那並不怎樣高的山坡，只覺得兩條腿重得很，氣息也不順了。他惘然站住，抬起眼睛，懶懶地看了一眼山坡上的莊稼，就在路邊一塊石頭上坐下。坡頂畢竟朗爽些，坐了一會，他覺得胸頭那股煩燥也漸漸平下去了。他望着自己剛才來的路，躺在山溝裏的那個鎮，那一簇黑魘魘的房屋，長長的像一條灰黑斑駁的毛虫；他定睛望了很久，心頭那股煩燥又漸漸爬起來了，然後輕輕歎口氣，不願再看似的別轉了臉，望着相反的方向。這裏，下坡的路比較平，但像波浪似的，這一坡剛完，另一坡又拱起來了，過了這又一坡，便是張文安家所在的村莊。他遠遠望着想着母親這時候大概正在忙忙碌碌準備夜飯。——今天上午說要宰一只鷄，專為遠地回來的他。這時候，那只過年過節也捨不得吃的母鷄，該已燉在火上了罷？張文安心裏忽然感到了一種說不大明白的又甜又酸的味道。而這味道，立刻又變化為單純的辛酸，——或者說，他惶恐起來了。好比一個出外經商的人，多年辛苦，而今回來，家裏人眼巴巴望他帶回大把的錢，殊不知他帶回來的只是一雙空手，他滿心的慚愧，望見了裏門，反而連進去的勇氣都提不起來。雖然張文安的父母歷根兒就沒巴望他們的兒子發了財回來，他們覺得兒子回來了還是好好的，就是最大的財

喜了；雖然張文安一路上的打算以及今天上午他託詞要到鎮上看望朋友其實却懷着一個「很大的計劃」，他的父母也是一絲一毫都不曉得；雖然兩位老人家單純的巴望就是看着兒子痛快淋漓享用那只嫩爛的母鷄；——然而張文安此時隔着個山坡呆呆地坐在路邊，却不由不滿心惶恐，想着是應該早回家去，兩條腿却賴在那裏，總不肯起來。

他透一口長氣，再望那條躺在坡下山溝裏的灰黑斑駁的大毛虫，想起不過半小時前他在那些污穢的市街中碰到那一鼻子灰，想起他離開前方一路回來所做的好夢，想起上午從家裏出來還是那麼十拿十穩的一肚子興頭，他不能不生氣了。他恨誰呢？說不明白，但所恨之中却也有他自己，却是真確的。他恨自己是一個大傻瓜，別說萬象紛紛的世界他莫明其妙，連山坡下邊那個灰黑斑駁的小毛虫的社會也還看不透。

雖然董老爹嘲笑他出外幾年，只學了賣狗皮膏藥那幾句，可是他此時想來，倒實在感激這位心直口快的酒糟鼻子老頭兒的。他揭開了那霉氣騰騰的暗坑的蓋兒，讓張文安瞥了一眼。當這老頭兒告訴他「千把塊錢只好買半條牛腿」的時候，張文安固然呆了一下，但亦不過掃興而已，接着老頭兒又嘶着嗓子談到那些脹飽了的囤戶，談到那些人的偷天換日的手段，奢侈糜亂的生活，張文安這可駭住了，一種複雜的情緒擾亂了他心靈。他還在聽，但聽又聽不進。終於他惘惘然走出了那市鎮，爬上這回家去的第一坡，帶着滿肚子的懊惱和氣憤。

幹麼這樣忙著回去，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他到鎮上去的目的已經一下子碰得粉碎，甚至還隱約感到他這次從前方回來也變成了毫無意義了。他的憤恨，自然是因為知道了還有這些

毫無人心的傢伙把民族的災難作爲發財的機會，但如果不是他一路上想得好好的計劃竟成了畫餅，那他在憤恨之中也許還不會那麼悲哀。

一隻杜鵑不知躲在哪個地方，老是在叫。

雲陣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壓在頭上，呼吸不方便。

張文安終於懶懶地站起來，不情不願地走下坡去，但走了幾步以後，他的脚步就加快了。現在他又急着回到家裏，好像一個人在外邊吃了虧，便想念着家的溫暖，他現在正是十分需要這溫暖。「只能買半條牛腿！」他想着董老爹這句話，心又一縮，但嘴角上却逼出一個冷笑來，有沒有一條牛，說真心話，他倒可以不怎麼關切，但最使他憤懣而傷心的，是他的想把那一千元如何運用的打算整個兒被推翻！

他下意識地伸手隔衣服摸一摸襯衣口袋裏那一疊票子。方方的。硬硬的，是在那裏，一點兒不假。但手上的感覺儘管還是和一路幾千里無數次的捫摸沒有什麼不同，心裏的感覺却大大兩樣了。「噫，半條牛腿呵！」他又這麼想。這回却不能發笑了，他吐了口唾沫。

四

一口氣下了坡，在平坦的地面走得不多幾步，便該再上坡了。因爲是在夾谷，這裏特別陰暗。散散落落幾間草房，靠在山坡向陽這邊。一道細的溪水忽斷忽續從這些草房中間穿了過來。

張文安剛要上坡，有一個人從坡上奔下來，見了他就歡天喜地招呼着，可是這一個人，張文

安不認識。

這年青人滿臉通紅，眼裏耀着興奮喜悅的光彩，攔住了張文安，就維七夾八訴說了一大篇。張文安聽到一半，也就明白了；這年青人就是陳海清的兒子，剛到他家裏去過，現在又趕回來，希望早一點看見他，希望多曉得一些他父親的消息。

「啊，啊，你就是陳海清的兒子麼？啊，你的父親就是帶着四匹馱馬到前方去的？……」張文安驚訝地說，年青人的興奮和快樂，顯然感染了他了，他忘記了自己和陳海清在前方並未見過一面，甚至壓根兒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物，「了不起，你的父親是一個英雄！」他莊嚴地對那年青人說，「勇敢！……不差，當然是排得啦。」他隨口回答了年青人的喜不自勝的詢問，完全忘記這是他自己編造出來應付村裏人的。

原來今天早上張文安信口開河說的關於陳海清的一切，早已傳到了那兒子的耳朵裏，兒子全盤都相信，高興的不得了，正因為相信，正因為高興，所以他不惜奔波了大半天，要找到張文安，請他親口再說一遍，讓自已親耳再聽一遍。

兩人這時已經走近了一間草房，有一只廢棄的馬槽橫躺在木板門的右邊。陳海清的兒子說：「這裏是我的家了。請你進去坐一坐，我的祖母還要問你一些話呢。他老人家不是親自聽見就會放心的。」

張文安突然心一跳。像從夢中醒來，這時候他方才理解到自己的並無惡意的編造已經將自己套住了。怎麼辦呢：繼續編造下去呢還是在這兒子面前供認了自己的不是？他正在遲疑不決，却

已經被這兒子拉進了草房。

感謝，歡迎，以及各種的詢問，張文安立即受了包圍，呆了半晌，他這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兒子，還有一位老太太，而在屋角牀上躺着的，又有一位憔悴不堪的中年婦人，他惘然看着，嘴裏儘管「唔唔」地應着，耳朵裏却什麼也不會聽進去。受審間的感覺，又浮起在他心頭。但終於定了神，他突然問那兒子道：「生病的是誰？」

「我的母親，」兒子回答。

「快一年了，請不起郎中，也沒錢買藥吃。」老太太接口說，於是又訴起苦來：優待穀够三張嘴吃，可不够生病呢；那又能不穿衣麼，每年也有點額外的卹金，可是生活貴了呀，縫一件衣服，光是線錢，就抵得從前兩件衣。

「媽媽的病，一半是急出來的，」兒子插嘴說，「今天聽得喜訊，就精神得多呢！」

「可不是！謝天謝地，到底是好好兒在那裏，」老太太臉上的繃紋忽然像是展開了，跑得莊嚴而虔誠，「菩薩是保佑好人的！張先生，你去打聽，我們的海清向來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好人，我活了七十多歲，看見的多了，好人總有好報！」

「可不是，好人總該有好報！」牀上的病人也低聲喃喃地說，像是在作禱告。

現在張文安已經真正定了神。看見這祖孫三代一家三口子那麼高興，他也不能不高興；然而他又中心惴惴不安，不敢想像他這詭萬一終於圓不下去時會發生的情形。現在他完全認明白：要是他這詭圓不了，那他造的孽可真不小。這一點，逼迫他提起了勇氣，定了心，打定主意，撒謊

到底。

他開始支支吾吾編造起關於陳海清最近的生活狀況；他大胆地給陳海清創造了極有希望的前途，他又將陳海清編派在某師某營某連，而且還胡謔了一個駐紮的地名。

祖孫三代這一家的三個人都靜靜地聽着，他們那種虔敬而感奮的心情，從他們那哆開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張文安說完以後，這祖孫三代一家的三個人還是入定了的，異常莊嚴而肅穆。

忽然那位老祖母顫着聲音問道：「張先生，你回來的時候，我們的海清沒有請你帶個信來麼？」

張文安又窘住了，心裏正在盤算，一隻手便習慣地去撫摸衣服的下擺，無意碰到了藏在貼身口袋裏那一疊鈔票，惹地他的心一跳，得了一個計較。當下的情形，不容他多考慮，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興奮起來，一隻手隔衣按住了那些鈔票，一隻手伸起來，像隊伍裏的官長宣佈重要事情的時候常有的手勢，他大聲說：「信就沒有，可是，帶了錢來了！」

老祖母和孫兒驚異地「啊」了一聲，牀上的病人輕聲吐了口長氣。

張文安漲紅着臉，心在突然地跳，很艱難地從貼身口袋裏掏出那一疊票子來，這還是半月前從師長手裏接來後自己用油紙包好的原樣。他慌慌張張撕破了油紙，手指不強地攥住那不算薄的一疊，心跳的更厲害，他的手指正要漸漸換到這一疊的約莫一半的地方，突然一個掙笑掠過他的臉，他莽撞地站起來就把這一疊都塞在陳海清的兒子的手裏了。

「啊，多少？」那年青人只覺得多，却還沒想到多的出乎他意料之外。

張文安還沒回答，那位老太太插嘴道，「噫，這有五年了罷，海清……」可是她不能再說下去了，張文安的回答使她嚇了一跳。

「一千！」張文安從牙縫裏迸出了這兩個字。

屋子裏的祖孫三代都聽得很清楚，但都不相信地齊聲又問道：「多少？」

「一千，够半條牛腿罷了。」張文安懶懶地說，心裏有一種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異樣感覺。

「阿彌陀佛！」呆了一下，終於明白了真正是一千的時候，老太太先開口了，「他那來這多的錢？」

張文安轉臉朝四面看一下，似乎在我一句適當的話來回答；可巧他的眼光碰着了掛在壁角的一付破舊的馱鞍，他福至心靈似的隨口胡謔道：「公家給的，賠償他的馱馬。」

「呵呵——」老太太突然梗咽了似的，說不下去，一會兒，她才笑了笑，對她的孫子說：「可不是，我說做好人總不會沒有好報！」

床上的病人低聲在啜泣，那年青人拿着那些票子，老在發楞，不知道怎麼好。

張文安鬆一口氣，好像卸脫了一副重担子，伸手掙去額角的汗珠，就站起來說道：「好心總有好報。這點兒錢，買藥醫病罷。」

從這家子祖孫三代顛着聲音道謝的包圍中，張文安逃也似的走了。他急急忙忙走上山坡，直到望見了自己的村子，這才突然站住，像做夢醒來一般，他揉了揉眼睛，自問道，「我做了什

麼？」然後下意識地隔衣服捫了捫貼身的口袋，輕聲自答道：「哦，我總算把師長給的錢作了合理的支配了！」又回頭望了望約模糊的陳家的草房，毅然決然說，「我應當報告師長，給他們查一查。」於是就像立刻要趕辦「速件」似的，他一口氣衝下坡去，巴不得一步就到了家。

去 國

謝挺宇

去國何草草？

日暮鳥歸巢，

苦難常恨別，

憂思幾時了？

波濤千萬里，

悲憤寸心燒；

臨行聞嗚咽，

暗語夜將曉。

——石室贈別。

一

火車從枯黃的山麓轉過來的時候，在橘黃色的初冬的斜陽裏，港灣裏淡褐色的海浪，就很快地撲到永井敏雄的眼簾裏來了。

敏雄的心不自主的跳躍着，他從奔馳的火車的窗眼裏，用渴望的眼睛，搜索着他所熟悉的每個角落，每根樹木，甚至每個波浪……這有名的溫泉勝地的伊東，是他流過汗，流過眼淚，在這兒生長了二十多年的故鄉呵。『中國事變』爆發的時候，他是跟同鄉們第一批入伍的，在大陸作戰了四年，什麼味道都嚐過了，現在雖然鏟掉了一隻左手，弄成一個殘廢者回來，但是，這是容易的事麼？多少年青的戰友，現在是埋在肥沃的大地上，變成了泥土呵！

火車喘呼呼地往前奔着，快到市區的時候，車廂裏的人們都站了起來收拾行李，爲這生還的喜悅所包圍的敏雄，血管裏跳動着一種按捺不住的感覺，也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用親切的眼光，投到迫近的房屋上去。

在墜落的車站上，海風括送着雜亂的騷音，乘客是不多的，從頭等車下來的早已走了，敏雄似乎稚氣地用探索的眼光注視着收票的柵門，——也許爸爸和信子會來接吧？可是因爲從大陸回來的傷病將士太多了，被大阪陸軍醫院趕出來，提前了回家，想拿一個突然的來歸，讓家裏人驚喜一下，故意不寫信通知的，今天怎麼會來接呢？……不管怎麼樣吧，在耳朵裏迴旋着鄉音的地方，心裏是顫動着就要團聚的歡喜。

使人討厭的暗灰色的雲塊，在天空遲鈍地走着。海風捲起了敏雄單薄的夾衣，空洞的左袖就在冷風中飄蕩着。他用失了伴侶的右手，提起黑布的包袱，踏着過速的步伐，走出了車站。

街上冷清清的，有些店門像生了氣似的關着，招租的小木片在風中輕微地飄動，洋鐵的廣告牌，挺着腰板，嘩喇嘩喇地，像煞要拉住客人似的，在潮濕的街道上不停地叫喊。

在大街轉角的地方，出征前是開着一家魚舖，敏雄每次捉了魚，都來打交道的，可是現在連鄰近一帶的小舖子都不見了，只是巍然地矗立着一座華麗的旅館，那帶着古代型的東方特有的建築美，一排鵝黃的窗板：在暗紅的陽光底下，閃出誘人的光彩。旅館門邊引着一道溫泉，做成一條小瀑布，熱氣和水珠繽紛地洒着。

有幾個野孩子，穿得破破爛爛的，提着籃子，匆匆地過去了。街上是這樣冷清，好像只有海

風在這兒統治着。他沒有碰到一個熟人，像到了一個陌生地方，處處都是孤獨的呀！

轉過了小巷，一陣輕微淒切的「三味絃」的聲音，像秋夜芭蕉上的雨滴似的，哀怨地從新旅館的樓頭透了出來；一股旅人似的愁情襲擊了他，敏雄不禁想着：

出征時是多麼熱鬧，你也歡送，他也餞行，而今呢？……

而今，他拖着一條長影子，從海邊沙灘上走到山脚去。太陽快下去了，海浪一個接一個頭咬尾的，向沙灘撲過來。他向那片蒼鬱的松林走過去的時候，猛然地一塊小木牌插在那邊，清楚地寫着：「軍事地帶，禁止通行。」呵，呵，這裏不能走了麼？小時候，跟良太郎他們在這兒檢松球，摘松菌子的，這樣一塊再普通不過的地方，現在也成了禁地了！他瞅着呆了一忽兒，於是繞過樹林，在翹着稻根的乾田上踏着，向家裏走去。

家是一座茅屋，和另外幾座同樣的房子，零落地散佈在山脚大岩石上。天已經黑下來了，走近家門，他的心猛烈地跳着，再也約制不住。家裏沒有一點燈光和聲息仍是掛着那把爛鐵鎖，他依照習慣，在牆洞上找出鑰匙，輕輕的一扭，門就開了。一股潮濕的腐爛氣息就直衝進裏面來，爲了壯胆子，故意提高嗓子問：

「沒有人麼？」

劃亮了火柴，在燒飯的地方，找到了一根用稻草編成的、浸了油的草繩，盤結在一個破碗裏，他點起亮來。席子是又黑又破，亂七八糟的東西擺的一塌糊塗，他惶惑了一下，好容易放下包袱，在從小坐慣了的半截木頭上坐下來，抽了一枝烟，才覺得背上出了汗，肚子也餓了。揭開木

蓋子來有，鍋子裏還有小半鍋黃澄澄的麵糊似的東西，凝結的連一條縫也沒有。

門外，突然一種空心木般的聲音響了起來：

「信子，你今兒回來這樣早呀？」

隨着，摸索一樣地走進菊池老婆婆來，她是去世的母親的好鄰居，看着敏雄長大的，她的兒子良太郎跟敏雄一塊兒出征，現在早已長眠在遼遠的大陸上了。在她發花的眼睛裏，突然看見敏雄坐着的姿態，就驚喜的扔下了檢來的半細小柴，發着啞啞的聲音：

「你，敏雄，回來了呵？好的，好的，良太郎呢？也回來了？回來了？在家吧？」她沒有等敏雄的回答，就蹣蹣跚跚的，從黑暗裏消失了。

這樣看起來，一年前就戰死了的良太郎，到現在家中還不知道呢；不是發了信的麼？唔，怪不得這兩年來自己都沒有接到一封家信呢！……還沒有想完，菊池老婆婆又用可怕的脚步走進來了，交混着吃驚和失望的，不相信的神情問着：

「敏雄，他沒有回來？他，沒有回來？」

敏雄在短木頭上端正地站了起來：

「是的，老婆婆，你請坐。」

「呵咳，他沒有回來，他還在前線？他可好？他很久沒有來信了，你們在一起？」

「去年春天起，他就調到華南去了，大概他是好的，你請坐！」

在一個意外的失望後，她就頹然坐在敏雄的身邊，兩隻手……發冷似的顫抖着。菊池老婆婆衰

老的多多了，這幾年的工夫，頭髮差不多全白了，橘皮似的臉上嵌着一隻只成了細縫的眼睛，她只是發着祈禱般的聲音：

『呵，太郎，太郎，太郎……』

門外是漆黑了，敏雄正想打聽自家的情形，門外有了沈重的喘氣聲，和一聲嫩稚的叫喊：

『媽媽！』

父親永井義一蹣跚地進來了，後面跟着的是出社時還不會喊爸爸，現在已經有了五歲的孩子東男，祖孫倆被這眼前的奇蹟般的出現所驚住了。敏雄就很快地爬在蓆子上，頭伏了下去，用帶淚的聲音：

『爸，我回來了！』

『呵……』老頭兒一時高興的說不出話來，隨着推着身邊的東男，說：『你爸爸回來了！』東男就怯生生地也跪在蓆子上，叩了一個頭，輕聲地！

『爸爸！』

『你媽呢？』

『媽在山上。』

『山上？』

義一就解釋着：『信子在煤礦裏呢，就要回來了……你餓了吧？咱們先做飯吃。』回頭過去叫着孫子：

『東南，你把那些米拿出來洗。』

『爺爺，今兒吃米飯麼？』

『噯，吃香噴噴的米飯，咱們趕快做，讓你爸休息一會兒。』

祖孫兩人就動手燒飯。菊池老太婆一直沈默着，到現在才淚眼朦朧的說：『老頭兒，你們好呵，敏雄回來了，我的太郎……』

一種自欺的痛苦咬着敏雄，他用不自然的態度說：

『良太郎不久就會回來吧，聽說戰爭快結束了。』

『那就好呵，那就好呵！……』

東男一面洗着米，一面偷偷地看看這陌生的爸爸，發現了一個秘密，擠到祖父的背後去，輕輕地說：

『爺爺，爸爸的手！』

義一回過頭來看了一眼。因為在陸軍醫院裏，敏雄曾經來信，提起在華北受了機槍傷，失掉了手的事情，所以也不覺得意外，只催促着說：

『爺爺知道呢，快燒飯吧！』

飯燒到一半，信子回來了，在門外聽着敏雄跟菊池老婆婆講話的聲音，驟然間跌到火爐裏似的，全都發燒起來，這日夜盼望的人兒呵，怎麼這樣悄悄地回來了呢？……不等得再想什麼，就在門外叫了起來：

『你……』

也說不清自己看清楚了敏雄沒有，就忍住了情感的奔騰，伏在敏雄的腳邊，許久抬起頭來，等她偷偷地擦淨了眼淚，仰起頭來的時候，吃驚的倒是敏雄。

四年前是那樣壯健的信子，現在雖還保持着一付好骨格，但是在烙上縐紋的臉上（只有二十五歲呵），點點斑斑的塗着煤灰；那亂草般的頭髮，從頭巾下露了出來，一付寒儉的窮苦姿態就赫然擺在面前，這就是四年前跟自己駕着小船，向波濤中撒網的信子麼？那時候海是笑，信子是笑的啊！

菊池老婆婆看着他們一家團聚的歡樂，心裏煎熬着失子的悲痛，不好意思在這兒痛哭地哭一場，就說：『我明兒再來談吧。』拿起半細小柴，就顛巍巍地站了起來。義一在後面喊：

『今兒吃米飯呢，在這兒吃吧！』

『不呢。』沒精打彩地走了。

吃飯的時候，敏雄看見面前只有一盤鹽蘿蔔，就從包袱裏抽出兩盒罐頭牛肉來，義一看見了，簡直是眼睛都睜大了：

『牛肉！這，這，很貴啊！』

『五塊，從前也不過二毛錢一盒。』

『唉，太貴了！』義一惋惜着這麼大的浪費，想着去買糧食多好呵。

信子拿去開了一罐，先給東南吃了一點，一面說：

『你走了以後，我們就再沒有吃過這些東西了！』

東男今晚最快樂，吃了很久沒有吃過的米飯和牛肉，吃的很多。義一吃到第二碗的時候，還是去盛冷包穀糊糊吃，信子就說：

『爺，你吃飯吧，糊糊熱一熱，我要吃呢。』

義一還是盛了半碗，很有滋味地吃着。敏雄的心緊縮起來——回家是快樂的，也是這幾年來日夜都夢想的呀，可是家裏成了這個樣子，父親是老的出乎意外，信子不像從前所認得的信子了，只有東男長大了；過去的種田生活，雖說貧苦，但還沒有吃過包穀糊糊，而今天？……

飯後，敏雄痛快地洗了一個澡。信子說明天還要早起去礦山呢，就疲憊的睡覺了。半夜裏，聽着海浪的衝擊聲，冷風無情的打着窗門，格格地響着。父親和東男都已入睡了，敏雄睡不着，在身旁沈睡的信子，在睡夢中沈重地噁着氣，忽然。被什麼驚醒了似的，把臉俯到他的胸脯前，抽抽咽咽地啜泣起來，敏雄用僅右的右手，緊緊抱住她：

『哭什麼呢？我不是回來了？』

『回是回來了，可是以後怎麼辦呢？』

『還能餓死不成？』

『唉！……』

在洪灣那邊，突然一道探照燈的亮光，耀眼地閃到門縫裏，一下又閃到別處去了。在冷風裏，有野狗的叫喊聲，悽厲地在夜空中游蕩着。

敏雄回家來已經一個禮拜了，但是生活的苦難，沈重地壓在背脊上，魂夢中所期待的凱旋的快樂，也很快地消失了。回家第二天，依照父親的囑咐，敏雄先到村公所和警察署報了到，再到神社和家墳作生還的謝恩祈禱；可是最忙碌的還是應付那些從市鎮上，和鄰村來的，出征戰士家屬的不斷訪問。他們大半是老太婆和老頭兒，也有些年輕的婦女，她們一聽到有人從大陸作戰回來，就紛紛地來打聽自己的遠征人的消息，但是敏雄那能認得這許多戰士呢？就是認得，也不能報告大陸上一切真實的情形；在軍隊裏訓練不用說了，就談這次從大阪回來的時候，駐紮在陸軍醫院裏的憲兵隊長，曾經拉長了臉，嚴厲地囑咐着：

『這次回家，你們鄉裏人，一定有許多人來打聽皇軍在大陸作戰的情形，回去隨便講話，恰恰替外國間諜供給了材料，懂得麼？關於中國的事情，特別是作戰情形，一句話也不能講！要是亂講，那是不行的！』

憲兵隊長那雙陰沉沉的眼睛，透過骨髓看着他的情形，到現在還清楚地印在腦子裏；這幾年痛苦的戰鬥實情，故鄉的人們都還茫然呢，但怎麼敢講實情呀！

來打聽的人，又帶着空虛和失望，揩着深沉的不安，嘆息着回去了。

每一個人來訪，都增加他內心的不安，但是生活的窘迫，使他更其陷於痛苦的深淵中了。貧乏的一家，戰前租種着地主有馬的二十畝田，自己一匹算是不壞的耕馬，還有一隻小船，

父親妻子，一家四口，種着田，雖然租稅重，但是身體好，有空還可以把小船望海裏一放，捕魚來補生活的不足，生活總算勉強可以過得去，但是現在呢？父親更老了，每天佝僂着，措着一個竹筐，後面跟着東男，在市鎮上檢着破紙破布，換了零錢，又去成秤的買舊報紙，再賣給王子造紙廠伊東分店，每天賺兩三毛錢來補貼家用，現在家裏主要的經濟重担是壓在信子身上。敏雄出征不久，一切生活都起了變化，有馬家把自己上千畝的田地，做了冒險的投資，押給三井地產公司，把現款再做中島飛機製造廠的新增股票，這筆生意是成功的，只有一年的時間，股票所分的紅利，超過了他這部份土地的三年地租；同時，三井公司又把有馬的田地，整理的闢做軍需上不可缺的，印度太蔴的試種場，這樣一來，那些租有馬家的田地的佃戶，一下就懸空了。信子本想憑自己的身體好，下田去種的，既然土地沒有了，也只好另想辦法。恰恰在報上輝煌地被報導着：「皇軍在中原完成典型的殲滅戰」的時候，一匹耕馬又給徵去了，要想種田，更是夢想；好在這時在市外青無山發現了煤礦，陸軍部在這裏設立大規模的開發公司，缺乏男工，只要是身體好的，女工也要，於是一大羣一大羣彷彿在死亡線上，丈夫兄弟遠走大陸的年輕無助的婦女們，就蜂擁着向這黑漆的洞口鑽進去。公司規定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採煤一噸，工資一元五角，不到一噸的，按百斤七分錢計算。這樣艱苦的工作，每天一噸煤，就是男工也常常做不到的，並且給水淹死，給煤塊壓死，或者給火燒死在裏面，都是家常便飯！信子被新聞記者描寫為「報國婦女陣線」的堂皇名稱下的英雄，用不可比擬的辛苦，維持着一家三口的生命，可是過份的勞累，她也像別的工人一樣，身體的血漸漸地涸乾了，肌肉瘦削下去，四肢沒有力了。從前每天勉強可以掘

到一噸煤，現在是無論如何做不到了，咳嗽頻繁着，帶着血絲的眼睛，時常眼前一黑，昏迷了過去；工頭已經幾次提出了警告，她知道這碗飯是吃不久了，此後怎麼辦呢？

敏雄知道了這樣困難的情形，心裏苦惱着。眼看着一隻懸空的袖子，給西北風吹的飄飄地，心裏是埋着悔恨的。他悔恨自己爲什麼不索性死在戰場上，偏偏弄成殘廢回來！他悔恨在初期作戰中，曾經在「中國婦女」的身上，搜來八個金戒指，後來在北戰場，因爲多久沒有發餉，生活過的太苦，前前後後在太原和天津換掉了六個，可惜是那樣浪費地，在「酒保」裏都化掉了。後來鏟了手，需要營養，又託朋友換了一個，這次在大阪，他把最後的一個也換掉了，買了一身單衣，和一身夾的，兩雙木屐，（一雙是給父親的），一隻口袋，兩聽牛肉，一包方塊糖，一塊花頭巾，這是給信子的。最後費盡心機才買到一付馬口鐵，他心裏想，家裏該有小馬了，馬口鐵是需要的，但是，現在連馬鞍子都沒有蹤跡了！

回家後，身上只賸了五塊錢，可是，包穀粉是八元一斤啊。

怎麼辦？胃口是好的，包穀糊糊是需要吃的，現在連幼小的東男都出去生產了，自己可呆在家裏，幹麼好呢？

痛苦的殘廢人呵，光榮的凱旋勇士呵，可是沒有吃的！

現在，他站在岩石上，面臨着大海，看着冬季稀有的好天氣，靜謐的天空，飄着一匹素帛似的浮雲，海面是靜靜的；一隻汽船尖着嗓子叫着，進港來了。有幾隻小船飄浮着，敏雄看着那小船上的拉網的姿勢，他猛的跳了起來，跑到小屋後面簷子底下，找那隻曾經患難與共的小船，可

是那邊空洞洞地什麼也沒有了，簷子像生了一個大嘴，嘲笑他的無知。

憤怒摀住了他，在國外出生入死的作戰了四年，流血流汗的爲了什麼啊？現在家裏弄成這個鬼樣子，連這條小船也沒有了，難道父親賣了？……

整整的一天，爲了小船憤怒着，好容易等到晚上，父親回來了，他就忍不住問：

「爸，那隻小船賣了？」

義一看了一下憤怒的兒子，勾起了心頭的痛恨，半天才說：

「那裏，上年春天，就給徵去了啊，說是運完貨就發還的，我看是沒有希望了！」

「發還的，屁！什麼都要，什麼都搶走，強盜！……」敏雄跳了起來，從屋內叫到屋外，紅着脸揮着僅有的右手，繼續地叫喊，年老的義一吃驚了，他把敏雄拖回去，威嚇着他：

「敏雄，你亂說，你不要命了！」

敏雄在父親嚴厲而又慈愛的眼光底下，看着那發顫的手指抓着蒼白的鬢角，忍不住悲憤的壓迫，意外的，像一個小孩似的，伏在父親的腳下哭了起來，他嗚咽着：

「爸，咱們怎樣活下去呵，咱們……」

「天無絕人之路，敏雄……」

這一夜，幼小的東男，看見父親哭了，他也哭着，義一在昏夜裏，偷偷地老淚縱橫的計算着：讓敏雄做點什麼工作來維持生活呢？也讓他批發點日用品，担付担子，沿着鄉村去叫賣麼？好的，可是那裏有這筆本錢呢？……

第二天，敏雄還是獨個兒呆在家裏的時候，門外有人問：

「永井敏雄在家麼？」

出來一看，是個警察，倒挺和氣的，笑嘻嘻地說：

「你是永井敏雄麼？今天下午兩點鐘，你到警察署去！」

心裏一跳，又是什麼事呢？看他還和氣，就問他：

「請問，有什麼事麼？」

「去吧，好事情。」

敏雄懷着惴惴的心去了。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伊東警察署前面，已經集合了三四百人，都是本市和鄰村的，大家打着招呼，議論着這次又是徵集什麼東西呢？家裏可沒有什麼了呵！

到了兩點鐘，警察署第三課長岩田站在階沿上，帶着矜持和做作的微笑，說話了：

「諸君，恭喜各位！」

奉陸軍部和內政部的命令，你們帶同家族作為光榮的移民，帝國的開拓者，向中國，向新的土地上開拓去！

爲了使各位家族安全，和獲得應有的智識起見，從本月二十五號起，集中訓練，地點在音無山的後面，無線電通訊訓練班原址；期間是一個月，家族在六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免除訓練，其餘的一概入營，不得藉故推諉，集訓費每人交三十元，經濟困難的，可以把房產家俱等等押給公家，反正到了中國，什麼都有了，那邊是真正的王道樂土！諸君，應當爲了接受這光榮的任務

而感激，現在，各位開始登記！」

這像吹來一陣惡風，把大家吹昏了。什麼啊？移民？到中國去！大家還沒有甦醒過來的時候，岩田課長已經不見了，門邊有個警察叫着：

「十個人一次，進來登記！」

你望我，我望你，推着進去了十個人，大家悄悄地議論着。一忽兒十個人出來了，問是怎麼樣呢？——還不是填填寫寫！

敏雄也進去了，警察拿着鋼筆，一問一答地迅速地寫着。填到三個人要交九十元訓練費，他表示爲難的時候，那個警察說：

「你就把房子和一切家俱押給公家好了，在這裏簽個字！」

敏雄躊躇着。警察發急了：

「你是剛回來的戰士，你還不知道那邊的情形？你應該領頭做模範的！」

「我知道那邊的情形，我比你清楚的多！」但是這些話是不敢說出來的，他咬着嘴唇，在抵押房產的項下簽了字，像逃走似的衝出警察署，踉踉蹌蹌地回了家，一倒頭，睡在蓆子上，眼前一團黑，像整個天地都粉碎了似的，伏着，昏迷着，等着，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父親，告訴妻子……

「大陸勤勞服務隊」的訓練已進行三個禮拜了，隊員在壓迫的痛苦中，過着勞苦的生活。

每天的課程是繁多的：「東亞共榮圈的建設」，「防共須知」，「大陸的農業生產」，「防衛技術」（特務訓練），還有每天一小時的軍事操，老年隊和婦女隊除了不參加「大陸的農業生產」外，另外加上看諳知識。

生活是艱苦的，一天三頓包穀和雜糧做成的糊糊，一身粗布的破舊的棉軍裝，病的人是天天增加着，在極嚴格的紀律下，要想偷閒是不可能的。

大隊長御室利彰是個砲兵少佐，在華北掃蕩戰中，把一中隊全覆滅了，才調回來做訓練工作的。他在日俄戰爭中是個砲兵少尉，砲彈片毀了右眼，但是僅有的左眼，閃閃地轉着，是個精明的人物，他的特長是別人做不出來的事，他能絲毫不動心地做出來。在旅順口之役，一次把六百多個俄國俘虜，全數裸體活埋掉，他的「鬼少尉」的大名，就是這次得來的。

在這大隊裏，他細心地把各中隊長、小隊長按置好，再在每一小隊裏放上一兩個忠實可靠的份子，情報是每天有的，他連每個隊員的細微的情節都清楚；上個月，一個破產了的小商人，第三中隊的隊員渡邊司郎，因年紀大了，過不慣這種極機械的生活，和小隊長衝突，就被送到東京憲兵司令部去了，嚇得大家再不敢開口了。

每禮拜只有禮拜日下午是准請假出外的，在鄰近的人都請假回家去，料理一些私事。這一下午，信子惦念着養在菊池老婆婆家的東男，很早地回去了。老頭兒義一和另外一批老人，在後面慢慢地走着。爲了辛苦的軍事操，他們累得脚都提不起來了。

在一個小隊裏的上野高一和小山彌，這天跟敏雄說：

「要回家吧，我們要上鍊去，一塊兒走！」

「好。」

半路上，原先是開水菓舖，現在關了門的小山彌，在袋子裏搜出一根蝙蝠牌香烟來，回頭看了看，昂起頭來說：

「俺，煙是要抽的！」狠狠地抽了幾口，隨即遞給前面的上野高一，他從前是橫濱碼頭工人，現在一家雜貨舖做伙計，好像坐過牢似的，平時是很沉默的，只是用耳朵聽，用眼睛看，跟大家合得來，一個挺結實和氣的傢伙。他抽了煙，又遞給敏雄，隨即說：

「敏雄。現在這兒沒有什麼人，隨便談談吧。」

敏雄不知道他要說什麼，遲疑地回答：「好麼！」

高一尖銳地提出來了：

「告訴我們，你在中國作戰了幾年，你說我們這次去，準有辦法麼？」

「有辦法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生活安定，中國人肯服服貼貼的給我們做牛馬。」

「憑作戰的經驗，要中國人服服貼貼做牛馬，極少數的也許可以，多數的……不可能！」

小山彌回過頭來：

「我們的勝利是沒有問題的吧？」

「沒有問題？哼，我們打的很苦！」不自覺的又漏了一句：「皇軍的損失是很大的！」覺得失了言，趕緊叮嚀了一句：「這些話，可別跟別人提！」

小山彌毫不猶豫地說：

「不會的，你放心！」他是有他的滿腔痛苦的，他恨恨地說：「這幾年打仗啊，國外的水菓來不了，國內的水菓沒有人種，連青森的蘋果都要一塊錢一個，我這個小鋪子麼，人要吃飯，捐稅天大加，不關門吃什麼？關了門又吃什麼？好麼，說到中國做移民去，我心裏想，到那邊去發筆洋財也好，可是剛才聽你的話，那邊情形是相當糟的，怎麼辦呢？我的老天爺，我一家五口呵！」

在後面的高一，用嚴肅的聲音說

「你想發洋財？你還不知道洋財該誰發的？告訴你，洋財是給三井、三菱、中島、鮎川他們發的！」

小山彌嘆了一口氣，想起了前幾天渡邊司郎的被捕，連家族都哭哭啼啼的押走的慘狀，就悲哀地說。

「我們是沒有出路的，命中注定要滅亡的呵！」

雖說是忠厚，但到底有四年戰鬥鍛鍊的敏雄，不以爲然地說：

「不見得，誰就命中注定該死到國外去？誰就該發財去？我的手沒了，你的鋪子完蛋了，我們又要離開祖宗墳墓的故鄉，你說也是命中注定的？」

高一施着執拗的聲音說：

「命運是假的，看我們怎樣幹就是了……我看去中國決不是辦法，不過，現在不去不成功，去一趟試試看吧，只要有壓迫的地方，鬥爭是一定有的！」

大家沉默着。現在他們已走出山地了，海港裏的冷風，向薄薄的棉軍衣裏鑽着。波濤的追逐聲，在落葉的樹林泛濫着回聲。市鎮上新造地旅館已高高地矗在前面，小山彌特別有仇恨般的說：

「這街上呀，什麼生意都不行，只有大旅館和溫泉的生意好，不錯，藝妓的買賣也是好的，那些從京阪來的闊佬們，他們那兒來的那麼些造孽錢？好事不做，專來洗澡玩女人！」

高一慎重地說：

「到鎮上了，別發牢騷了，今兒我們講的話，要是給大隊長知道了，我們三家十幾口的性命都會沒的！」

「回去誰也不講呵！」這是敏雄講的，在鎮上他跟他們分了手，可是還不斷的咀嚼着剛才高一一講的：「有壓迫的地方，鬥爭是一定有的！」

第二天，上軍事操的時候，御室大隊長親自來宣布：

「十二月二十五日訓練結束，二十四號開訓練終了典禮，明年元旦在伊東警察署前面集合出

發，每人准帶行李二十公斤，在出發前，要把押房子等等訓練費繳清，不得託故遲延，否則，以貽誤軍機論！」

在操場上，誰也不得開口，一下操場，大家可鬧起來了，連老年隊和婦女隊都吵了起來：

「這樣急急忙忙地走？也不讓我們把年（舊歷年）過了？幾天工夫，怎麼能夠把這許多事辦了？不行的，我們要求延期出發！」

幾個中隊長給大隊長叫去訓斥了一頓，這樣亂糟糟的，也不制止？於是每個中隊，各別臨時集合，把大家狠狠地罵了一頓：

「這是軍部的命令，你們隨便噻噻，要求延期出發，這是違背軍紀，該槍斃的！放明白點，安心學習，平安出國吧，要知道，軍紀是毫無情面的！」

把大家鎮壓了下去，課程更加重了，連晚飯後都要去清潔洒掃，使隊員們沒有一刻鐘的休息，沒有時間來想談話。於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訓練終了式舉行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急忙地走了。

敏雄他們三人回家時，天已快黑了，東男早在外面等着了，一把抱住信子就問：

「媽媽，咱們明天到中國去？」

敏雄大聲地斥責着：

「你還怕去不成？明天去？今晚就去！」

嚇得東男哭了起來，信子說：「你何苦來！」就把東男抱了過去。信子對於去中國，是抱有

很大的希望的，到了中國，可以不做苦工了，在那邊分到上好的田地，不要錢的農具、種籽、又不要地租，那還怕什麼呢？生活是一定會好起來的。雖說敏雄有時跟她講，弄得不小心，命都送掉的，但是大隊長不是說，二年內要移民一百萬到中國去麼？中國人天天打敗仗，怕他做什麼？

可是老頭兒義一，他是不想離開故鄉。他在這裏活了五十八年，不要說這座破茅屋是他親手蓋的，就是門邊一根草？屋後一顆樹，他都越看越愛，捨不得的。並且，年紀這樣大了，能去還能回來麼？這裏有老妻的墳墓，有自己流過汗的足跡，怎麼捨得走呢？可是非走不可了呵！

四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除了隨身攜帶的鋪蓋外，警察來把全家的東西都登記走了。

二十九日早晨，整個港灣還睡在白茫茫的濃霧中，義一帶着家人上家墓去拜別。家墓是在山坳裏，寒風從遼遠的海上，撲進這落寞的一角，比起左邊的，那霧蓋着濃厚的松針，歷史上有名的藩王大墓，是顯得太寒愴了。敏雄帶着鋤頭，在掘着旁邊的水道。義一沉默着，用發抖的手，撫着再生的墓碑，墓碑上一些乾苔揭去了，又用指甲擦着水漬，半天，方在祖父慎一郎墓前合掌，默默地祈禱起來。

誰能捉摸到這個老年人心裏的禱詞呢？默禱旅途的平安麼？禱告以後生活的幸福麼？還是期望自己能够生還故鄉，埋骨家墓呢？在老年寂寞的心裏，是沒有人知道的清夢的。他在老妻墓前默禱的時候，兩行不常見的淚水，就從乾癟的臉上遲緩地流下來了。

敏雄放下了鋤頭，也在墓前禱告起來，他本來想說：

「祖父，祖母，媽媽，你們好好地安息，我們都要不得好死的……」但是不敢說出來，也只有合上了眼，讓心中的悲切，浸透了四肢。

東男也依依地靠着母親，合着小小的手掌，舉起祈禱來。信子暗暗地默禱着：

「保佑呵，祖母，我們要走了，保佑我們健康，一路平安，保佑我們在中國生活好，不再受飢挨餓，不再受氣吃虧，保佑東男快快長大……」

祈禱完畢，就匆匆的回來，準備洗被，打鋪蓋。只有老頭兒義一還一步一回頭的，捨不得走開。

僅有的寶貴的一天過去了。元旦。風特別大，灰黑的雲塊推着，疊着。白霜撒滿了一地，天氣很冷。一千六百多人，快中午的時候才到齊了。除了原來的大隊長，中小隊長之外，做送別鼓勵的還有伊東警察署長、在鄉軍人、村公所、婦女會、處女會、防空團……都派代表來參加，先後做了激勵的演說，最後還是御室大隊長的講演：

「這次去中國，到新的土地上去，諸君的使命是重大的。

百戰百勝的皇軍，已在中國作戰了四年，其忠勇勤勞，實值得全國人民的感激涕零！爲了協力貫徹聖戰的目的，澈底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使命，更爲了打下建立世界帝國的基礎，諸君必須以自己的血肉，來報答皇恩！

諸君是大和魂的優秀人物，應有對新大陸的嶄新認識，應有農業開發，勤勞報國之決

心！……」

接着各自揹着行李，整隊到車站，上了三列客車，每人發了一盒「中國辨當」（用木盒裝，帶菜的米飯，大家吃的很高興，火車開動時，代表們搖動着太陽旗，喊着萬歲；火車轉了一個灣，就把伊東摔在腦後了。

義一跟別的老年人一樣，一盒「辨當」也沒有吃下去，只是眼淚汪汪的，從窗眼裏去找血肉相聯的故鄉，可是再也看不見了！

火車到橫濱。已經夜裏了。當夜就忙着開到碼頭，在慘白的燈光底下，大家打着呵欠，走上一隻小貨船，半個艙底已經堆滿了東西，大家就挨的緊緊的放好鋪蓋睡下，這一夜再也沒有東西吃。

第二天，一整天大家悶在艙裏，誰也不准下船，仍舊三頓包穀糊糊，一點泡菜。第三天船還沒開，還是不准下船，悶得人發燒！可是謠言像從水泡裏鑽出來似的散開了：

「近海有中國的潛水艇活躍着呢，說是打沉了三隻商輪。」

「不是的，來了一隻航空母艦，有一百多架飛機，專門轟炸輪船的！」

另外的人可反駁了：

「呸，中國有什麼潛水艇，什麼飛機啊？」

「還不是蘇聯和英美送給她的！」

大家紛紛地猜測着。到第四天，在大家還在睡覺的早晨，船開出去了。東男起的早，看見船

移動，就大聲地叫了起來：

「船開了呀，開了呀！」

大家起來一看，船真的開了。北風猛烈地括着，黃褐色的波浪拚命地追擊貨船，船就醉了似的搖晃起來，暈船的人開始嘔吐了，可沒有醫生！最糟糕的是上午十點鐘才開了一次包穀糊糊，下午五點鐘再開第二頓，不暈船的人是飢餓的，但是管伙食的人冷冷地說：

「上面規定一天吃兩頓的！」

可是祕密有人會拆穿的，一個新來的管賬叫做尾上資義的，爲了忍不住飢餓，就把真實的消息洩露了出來：貨艙裏堆的一百包大米，本來發給隊員們吃的，可是大隊長扣着，除了二十幾個隊長、憲兵、和船上的工人外，都不准吃米飯，到了目的地，這一百包米，是個可觀的外快。——這一刺耳的消息傳給隊員們之後，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了，看着暈船的和有病呻吟在船上，年輕的人們就大聲地隊着要求吃米飯，有人開口，就有人接腔，聲音變成洪流，亂糟糟的連小隊長也壓制不住了，高一下就站在鋪蓋上叫着：

「隊員們，不要鬧，鬧沒有用，我們有米不讓吃，應該想辦法！」

有人喊：「依你怎麼辦？」

「怎麼辦？」高一下接下去用頑強的聲音叫着：「我說，我們應該選幾位代表，向大隊長要求吃米飯，一天吃兩頓糊糊是餓不過的！」

週圍又亂了起來：

「對呀，對呀，他自己吃大米飯！」

「選代表吧，選呀，選呵！」

「上野高一！」

「安藤六郎！」

「佐藤甲！」

「够了，三個够了！」

安藤和佐藤都是小商人，平時挺會講話，所以這次選上了。三個人就被大家推着，送到住在船長室的御室大隊長的面前去了。高一就把來意說了，大隊長先不開口，先把三個人鎮靜地看了一回，才微微笑着說：

「不錯，船上有大米，還不止一百包，但是那是送給前方的將士吃的，前方的皇軍需要給養。現在你們去告訴隊員們，我們只吃幾天糊糊了，到了中國，還怕沒有大米白麵吃」隨即變成嚴厲的口氣：

「我是軍人，倘是我搯了公家的油，不讓你們吃飯，那我會切腹的！」

三個代表送出來後，高一把大隊長的話傳達了。隊員們是不相信大隊長的話的，尾上活跳跳的在着，他哼着鼻子說：

「我經手的賬目，他騙誰呵！」

佐藤甲是胆小的，他試探着說：

「到了中國還沒有飯吃麼？大家忍耐點兒吧！」

隊員們是不滿意的，但是再沒有人出來領頭，只是嘖嘖咕咕地埋怨着也就算了。高一看着大家的情緒低下去了，也不再出來說話。過了半個鐘頭，大隊長召集中隊長商量後，就把佐藤和安藤叫去問了一番，最後才把高一叫了去，劈頭就說：

「你今天爲什麼鼓動大家，要求吃飯呢？」

「我沒有鼓動，是大家要求吃飯的。」

「爲什麼人家選你做代表？」

「這是大家選我的，我沒有運動他們啊！」

「唔……」大隊長轉着獨眼，深沉地注視着，猛的從寫字檯的抽屜裏，抽出一支烏黑的手槍來，望桌子上放，有聲有色地說：

「上野高一，你說老實話，你以爲我們不知道你的歷史，昭和六年，你戴着紅帽子，幹罷工，大阪的七年監牢，你還住的不够！我問你，你在共產黨裏，現在担任什麼工作？」

這樣的經驗，在高一不是第一次，但知道情勢是很惡劣的，他鎮靜地回答：

「那是以前的事，我早已不是共產黨員了。」

「你今天的鼓動，不是負着使命的？你想在海上暴動！告訴你，那是夢想，我們準備好了的！」

高一看着他，他明白自己沒有黨派關係，殺不了頭，只是靜靜地看着發怒的大隊長。

大隊長的火勁兒好像容易過，又把手槍放回原處，用溫和的口吻說：

「高一，我明白你，在年青的時候，我也是很勇敢的，你還有遠大的前程，你實說了吧，不要自討苦吃，性命都在我手裏，說了吧，還爲誰你不成？」

「大隊長，我眞的什麼也不是，你調查吧！」

大隊長點點頭，按了一下鈴，門口的憲兵進來了，大隊長吩咐着把高一禁閉起來。

立即大隊長又召集了一個會議，拍出一份急電，兩小時後，又把高一從黑暗的禁閉室裏帶出來，大隊長仍舊是溫和地坐在那邊，手裏拿着一份電報說：

「上野高一，這是你最後考慮的機會，這是憲兵司令部來的電報，叫我們隨機斷然處置，你願意活呢，你就說出你的政治關係來，要不，就把你扔下海去喂魚！」

這樣的話，是高一想不到的，一下臉色蒼白了，可是自己是個清清白白的人，講什麼呢？這不是故意誣陷人，要他的命麼？

「大隊長，你叫我說什麼呢？」

「那末，你就死在眼前！」

空氣緊張的要凝結起來似的。生呢？或者是死？害人或者自我犧牲？一剎那間，在胸中激烈地鬥爭着。在十年前，他就有過勇敢猛烈的搏鬥和痛苦的教訓的，現在雖然不是什麼了，可是害人是死也不幹的，胡亂承認，怎能不害人呢？絕對不能幹，大隊長冷冷地問了：

「怎樣？」

他胸脯起伏着，咬了咬牙，一下火花似的迸出一句話來

「那就由大隊長處置吧！」

高一再度關到禁閉室去，心裏跳的厲害，自己是沒有罪的，代表又不是自己一個人，難道真會扔到海裏去麼？……一個人不斷地在禁閉室裏走着。

黑雲低低的壓着，唳唳的風聲報告大雨快來了。這時，全體隊員都給趕到艙面上來，大隊長帶着所有的中小隊長，和十二名憲兵，都是全付武裝的；後面還架着一挺輕機關，槍口黑黑的衝着大家。把反綁着手的高一帶上來的時候，大家睜大了眼睛，緊張起來了。高一的母親和老婆靜子更擠到前面去，他的小兒子抓着手喊「爸爸！」高一看了他們一眼，把眼睛轉動到隊員們身上去。

御室大隊長把大米是軍糧說了一頓，接着就說明高一是怎樣一個有歷史性的可怕份子，他是個間諜，是叛逆，是國賊！他是有政治背景，替蘇聯服務的，大家都上了他的當。現在憲兵司令部來了電報，上面說：「脊衆暴動侮辱長官，隨機斷然處置！」我爲了救人一命，曾經和他兩次談話，只要他承認錯誤，說明政治關係，就沒有問題；要不，只有當着大家，把他扔到海裏，來作警戒，不過現在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只要他肯承認！

大家聽得呆了，高一的母親一下驚叫了起了：

「高一，你說啊，快說！」

大隊長接着佩刀，殺氣騰騰的回過臉去：

「快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

高一看看母親，靜子、孩子，再看着敏雄他們，再看大隊長，憲兵。心狂跳着，北風怒號着；海裏，波浪一層高過一層的壓過來，烏雲黑的怕人，船顛簸着。最後他下了決心，斬釘截鐵地說：

「我沒有什麼說的，代表是大家選的！」

大隊長手一揮，一個憲兵就拾起準備好的麻袋，望高一頭上套下去，高一叫起來了：

「冤枉！」

敏雄看不下這種無辜的、殘忍的屠殺，不覺大聲地抗議着：

「他是冤枉的！」

大隊長指着敏雄，狠狠地罵着：

大隊長指着敏雄，狠狠地罵着：

「把這個混蛋東西拖下去！」

兩個憲兵走過來了，敏雄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個皇軍，用農民的天然的粗野動作，僅有的右手抗拒着，一千多雙眼睛看着這幕壯烈的搏鬥，連西洋的拳擊都學過的憲兵，睜個空望敏雄左太陽穴下面只一推，敏雄就站不住了，憲兵趁勢挾住他，把他拖到禁閉室去了。可是雜亂的聲音又響亮起來：

「他是冤枉的！」

「都是冤枉的！」

「把麻袋繩子取下來！」

老太婆喃喃的聲音，女人們的尖厲的高音，壯年人的有力叫喊，壓倒了巨大風浪聲，顯出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叫喊繼續着：

「不准嘍！」這次是憲兵小隊長跳出來了，大隊長做了一個手勢，小隊長就把機槍口望空中一放，嘩嘩地放了一排子彈，大家嚇得望後面一擠，一下叫喊聲沒有了。就在這個時候，大隊長的下巴一翹，四個憲兵就迅速地、用麻袋把高一的全身一裝，捉起高一的手腳，望貨船外只一扔，高一就給一個大浪花吞下了！再也沒有蹤跡。

大家哇的一聲，全往左船舷跑，船一側，小隊長又急忙地開了一排槍，才把他們壓回去了。高一的母親全身伏在艙面上，已經暈過去了，靜子摻着兩個孩子，眼睛兀楞楞發呆，成了一塊木頭似的；大家也被這個意外的殺害嚇昏了。

狂風中，雨點猛烈地下着。波浪像挾了千萬年的憤恨，吞下了這活生生的犧牲品，怒憤地濺着很高的浪花。天已黑下來了。小隊長揮動着手槍，把他們趕下艙去，艙口站了雙崗。

等得憲兵把暈過去了的、高一的母親抬下來的時候，大家才像蘇醒過來，女人和孩子們大聲地哭着。壯年人抿着嘴，什麼也不嚮。老年的就倒在鋪蓋上，長長地嘆着氣，和艙外的風聲混在一起，像悲號，又像嗚咽，像一羣幽靈的夜哭，又像飢餓的狼嗥；悲痛的、絕望的聲音，好像無邊無際的黑夜，不斷的伸展開去……

船，繼續地望黑暗的前面駛去。

(附註) 本篇是「移民」中的一節。

一天的工作

黃賢俊

重慶的冬天多的是霧，和被霧冷嘲挪揄的陰濕日子。難得的陽光，是那樣怯生生的，像作錯了事的小孩子。一個陰濕的同陽光，同一切新鮮的事物捉迷藏似的，像在訴說着什麼怨苦的天。

竹芳被冬天的早晨驚醒了。從張開眼睛的時候起，她就不安着；昨天吳太太掉了五百元，疑心是她偷了。她氣憤的想，有什麼「證據」麼？但吳太太是不講理的。她受了許多像這樣的冤枉氣。

另一間床上，蘭芳打了一個呵欠，就粗暴的叫起來：

「菊芳，死女娃子，起來呀！太陽晒到你的屁股上了！」

蘭芳忘記了今天沒有太陽。她更粗暴的叫了幾聲。

菊芳被叫醒了，不甘心的掀開被蓋——坐起來——揉着眼睛；但慢慢又想睡下去。

「你洗臉麼？請你呀，替我多打一盆水！要熱一點的！」

每天早上她都要這樣的「請求」菊芳。菊芳經常的替她做一切事，爲了做得不好，菊芳常常

被罵。她罵，或打菊芳的時候，心裏是暴燥的。過後，她發覺打罵得太過份了，有時便微微失悔，可憐那小女孩。但她要打罵的時候，又忘去那失悔。有時她也很溫和的對付菊芳，給那小女孩一些恩惠。菊芳記起她壞處的時候，便恨她；記起她好處的時候，便感激她。

菊芳穿了衣服，縫着眼睛走出去。

她們是吳公館裏三個丫頭。蘭芳年紀最大，十八歲，一個過早就成熟了的姑娘，同吳老爺有着曖昧的關係，便取得人們的敬重。竹芳是沉默的十五歲的女孩子；蘭芳常常嫉妬她面孔的美，他自己却沒有留心到這。她永遠露着木然的愚蠢的笑，只在主人的呼喚裏忙極着。沒有事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事。菊芳是十一歲的，天真的女孩子。

蘭芳兇狠的聲音，引起竹芳的反感。但竹芳從來不表示出來，在蘭芳面前，她常常一句話也不說。菊芳出去了過後，蘭芳望着她。在心裏罵，「這死人！」蘭芳對她客氣一些，實在却恨死了她。

蘭芳想了一件事。昨天吳公館裏有一場熱鬧的麻將，她同吳太太合併佔一牌，牌完全由吳太太打下去。她們贏了錢。但結賬的時候，她沒有在，直到現在，她還不知道贏了多少錢。

對那個數目，她想了許多。不安的是錢沒有到手裏，還怕吳太太少報贏錢的數目，雖然這實例還不會有過。她們搭伙的時候，這樣的事發生過：贏了錢，吳太太沒有分給她，她如果忍耐不住了，問一聲，吳太太便會叫，「哎呀，怕我不給你嗎？這樣一點錢，我也要瞞眼睛？」她不敢問；但時間久了，吳太太又可以說，「哎呀，記得清清楚楚，我給了你的！」

她爲這煩惱起來。

她很愛打麻將，却常常不能自己去打。吳太太沒有在家的時候是例外。她通常是和別人搭幾成，在那人有事，或倦了的時候，才自己坐下去替換。如果客人並不尊貴，牌腳又實在差人，她就很幸運的可以獨自承當一脚。

在打麻將的時候，尤其是自己能够坐下去打的時候，她的高興，便表現在臉上的紅暈和忙亂上。這簡直是一件大事。她一面客氣，沒有忘記了頭的身份，「打，我想打，沒有錢呀！」她尋覓着機會，認真的表白自己「沒有錢」。

吳太太很愛，還很會打麻將，却總怕輸錢。她常常要蘭芳搭伙，有時蘭芳推辭着，她過後簡直得央求了。贏了錢，她立刻就失悔這不聰明的辦法。輸了錢如果沒有叫蘭芳搭伙，她又會自己痛恨許久。

在打麻將的時候，爲了考慮讓不讓蘭芳搭伙，一直成了吳太太心上的重擔。

蘭芳記着今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聽吳太太昨晚土贏了多少錢。其實打聽出來了，吳太太要少報一些，她還是不便質問。但打聽出來可要放心一些。

二

吳太太很晚才起床。她每天都要打麻將，常常打到很夜深，也許一直到天亮。早晨的新鮮空氣，同奇麗的風景，同她是路人。有時晚上很早就睡，早晨仍舊得遲起：她的需要臨隔，同搭的

需要睡眠差不多。

她是「出自名門」的女人，有一雙小脚，曾經引起吳老爺許多次懷古的幽情。她用全生命來對付家庭的事，雖然直到這物價高漲的現在，還不知道一斗米，一斤豬肉要多少錢。

這公館裏經常都有着客人。數量最多，份子最複雜的，便要算女客。她們都有一種「閒不住」的習慣，在無心的衝動裏，替這家庭添加着閒話，使一家人發生糾紛。

吳太太是一切糾紛的中心。日子久了，到有時客人製造不出糾紛的時候，便覺得一種不能抑制的寂寞，刺着她的心。

她起了床，屋子裏靜靜的。老爺已經到機關裏辦公去了。屋子當中生了一爐紅紅的炭火。初冬的天氣，並不怎樣冷，尤其是在這很少看見雪的地方。但她從幼年時候，就養成一個怕冷的習慣，有一點冷，便需要炭火。她是重慶冬天最先用火爐的人。

吳太太屋子裏的冬天，實在是夏天，使很多沒有「福氣」的人都得流汗。一到嚴冬，那開屋子的窗戶便永遠不打開；她睡覺的時候，這還不够，還得用被蓋緊緊的蒙住頭。

因為僕人王媽的好心，這時，爐裏的火勢很旺。

她打幾個呵欠，慢慢覺得有點熱，——實在天氣並不冷，又立刻發覺到炭太多，太不「節省」了。

她痛心的叫：「王媽！王媽！」

叫了許久沒有回聲；她又叫：「菊芳，菊芳！」

一個清脆的，女孩子的聲音在答應了。菊芳匆匆的跑來，臉上殘留着一絲興奮的笑容，顯然適才正在作一件高興的事。

「你聽我叫王媽，怎麼不答應呀？」吳太太生了氣，嚴重地問。

「我……聽你叫我就應答的！」菊芳畏縮地，遲疑地說。

小女孩的臉便紅了。她知道，太太立刻會教訓自己。太太說過許多次，「只要我在叫人，不管叫的是誰，聽到的人便該答應！」她永遠只叫着自己，自己才開口。這使她挨了許多打。在挨打的時候，她一面哭，一面氣憤的想，「又沒有叫我。一叫我，——我就答應了的！」

太太大聲說：「你只知道玩，該變一個小姐呀！」

「把炭退一些出來呀，懶鬼！」她又記起來，指着火爐。

望着退出來的炭火，她滿意了。

菊芳走出房門，到太太望不到自己了，步法又重復輕快起來。她是學着大人的步法，走出房門的。她叫着「一二一」，彷彿已經在一片廣場上，變成威武的兵士：身邊是清晨的風，天空照着一輪黎明的太陽。她蹦跳着。

在一個轉角時，她喘着氣停下來了，彎下身，數着：「一個，兩個，……呀，擠了那末多！」

她興奮起來。昨夜她偷了一塊客人吃剩的糖，預備在今天早上送給螞蟻。她成功了，適才那些小生物便聚攏來，她數了有十六個，正在高興的時候，被太太叫了去。現在，螞蟻擠了數不清

的一大堆，爬滿那塊糖，還有繼續來的。

「哪一個大一些，是『王』呢？」她想，便注意的看。忽然傳來細碎的脚步聲。她立刻將頭一揚，跑開了。

蘭芳向太太那裏走去。她在修飾過後，眉畫得又細又彎，臉上全敷了粉。這時，她有着矍鑠的美，一種膩人的美。她不修飾的時候，便難看一些，有時還有驚人的醜陋。

她從客人張太太那裏，知道太太昨晚贏了八百元，又探得一個消息，便急急忙忙的跑到太太那裏去。

她踏進門，便慌張的叫：「太太！」

太太機警地望着她，是平常有什麼機密事要向自己報告的神色。

她走近來，輕聲說：

「少奶奶這陣才露出一句話，說太太不該怪她沒有生兒，是少爺沒有生育呀！她向張太太說的。張太太還有許多話不告訴我！」

吳公館裏的少奶奶，到吳家三年，還沒有生育，最近便成爲嚴重的，使一家人不安的事了。太太氣憤起來：「哎呀，不該怪她，好意思？她才說得好呀！我吳家世世積德，少爺身體那

樣好，……你說，該怪哪一個？……她還說了什麼？」

「她還說了太太許多，一定還說了太太許多，張太太不肯說！我怎麼問她也不肯說！」吳太太的心上立刻像壓着什麼，不安了，急於想知道少奶奶說了自己什麼話。那多縐紋的臉

上，便透出一層暗淡的光，是她每次遇着什麼重要的事的表情；那光將她顯得更年老，更凶惡，像藏在角落裏將要捕捉食物的蛇。

三

這家庭裏，經常的發生着事故。糾紛的兩方常常變換，變換的關係很微妙。吳太太是一個不變的中心。一時是，少奶奶聯合她反對蘭芳，一時是，蘭芳聯合她反對少奶奶。永遠如此。她們聯合的時候，那種親密勁兒，是誰也得驚奇的。她們決裂的時候，那種仇恨的樣子，也是誰也得驚奇的。

這種糾紛，都是在暗中進行着，擴大着，常常沒有一次公開的衝突。一切進行都靠她們那一張得天獨厚的嘴。

這時，輪到蘭芳同太太聯合，去反對少奶奶了。一切都進行得很緊張。先是少奶奶在太太房裏拿了一打手巾，引起太太的不滿，對媳婦的生育問題發揮了意見。那意見很快的飛到少奶奶的耳朵裏，使少奶奶賭氣沒有吃晚飯，在房裏整整吃了半斤鹽花生，十個橘子，將肚皮脹得像面鼓。婆媳倆的糾紛，都常常是由生育問題引起的。吳太太表示了深刻的的不滿。

如果太太同蘭芳引起了仇恨，便是由於吳老爺的愛憎有不公平的地方，在太太的感覺裏面常常如此，使太太突然生起照例的，一時嚴重得很的嫉妬。

蘭芳到客人張太太房裏去，是爲了打聽太太昨晚贏了多少錢。那場麻將很緊張，有吳太太，

少奶奶，張太太，韓祕書太太，——打完麻將，祕書太太就躺在自己的轎子裏，忙着回家去安慰等得不耐煩了的祕書老爺。吳太太一直是贏家，多綉紋的臉上透出紅光，一直高興着，又一直被一個思想苦苦的打擊着：不該同蘭芳搭伙！

蘭芳是不能忍耐地到了張太太那裏。張太太是信佛的人，常常拿了「化緣簿」在許多公館裏出現。張太太是很活動的人，同什麼人都要好的人。

張太太能够在許多闊氣的公館裏走動，就因為她信佛，認識一些和尚，尼姑，能够滿足一般太太向善的虛榮心。她三年前就揚言自己立刻要出家。丈夫是一個小官，經常都在窮困裏，使她決心在任何場合裏都不打麻將。又最經不住人們的慫恿，一慫恿，她便帶着十分不願意的，被逼的神情坐在麻將桌子邊了，常常輸掉募來的屬於菩薩的錢。

她經常都在作客。雖然信佛，却有時脾氣不好，使那個丈夫一點不敢過問她的行動。她無聊的在房裏坐着；吳公館的客房，是比自己寒酸的家舒適許多。

門打開了，才修飾完畢的蘭芳走進來，帶來香水同脂粉的氣息。

張太太立刻緊張起來，驅去無聊的表情，望了一下一個已經收拾好的小小的布包，那裏面放了她全部隨身的物品，說：「蘭姐姐，哎呀，早呀！」

蘭芳忽略去對張太太的問候了。她對於稍稍卑微一點的客人，從來就缺少隆重的問候，有時連平常的問候也沒有。她坐下來，努力勻調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很平靜的問：「你昨天贏麼？輸麼？」

張太太哭喪着臉，「我哪裏有贏的？先就說不打，我沒有一次想打麻將。都是你們呀，要我打，看，輸了錢怎麼辦，輸了三十元呀，背時的！」

她輸了錢，照例要認真的抱怨一陣，贏了錢可也不感激誰。她實在只輸了二十六元。她將昨天在路上吃零食的三元，也祕密的算了進去，再虛算一元湊成一個整數目。

張太太奇怪的沒有再說話。蘭芳只得又問，並且照着探問什麼事的習慣，轉了一個大彎：

「韓太太呢？」

「也輸。輸了六百多。」

「少奶奶呢？」

「也輸，輸了兩百。」

「太太呢？」

「自然，她贏呀！」張太太高聲的叫，做了一個鬼臉，又舉起兩個指拇，比一個「八」字：「八百！八百！」

她沒有去注意蘭芳與喬臉的色，說着便匆匆的站起來，在窄小的屋子裏走了一轉。過後，她抓住那小布包，那僅僅包着一本「綠簿」的小布包。「謝謝呀！蘭姐姐！又打擾了一天！」

蘭芳驚奇着：「怎麼，你？你要走麼？」

「是呀、哎、趙軍長的太太在等我，約我今天上午就去！該死的，我還在這裏！」

她的手提起那小布包了。蘭芳忙搶上去，攔住她，爭奪着那小布包，說：「再玩一天呀，哪

有那樣要緊的事！」

她嚴重的說，「不，不，下次再來。別人現在怕就在咒我了！」

她們扭成一團。最後，蘭芳奪過來她手裏的小布包，這就表示她可以再玩一天。她罵了蘭芳一聲，便坐下來，似乎只有失約，讓趙太太咒了。這個同一切人都要好的人，也同蘭芳要好。蘭芳每次都要認真的挽留她。

她不甘心的坐下來，漸漸的，這「不甘心」便消失了，甚至還有點快樂了。

她們坐着，沉默了兩分鐘，張太太便忍耐不住了，輕聲說：

「你知道少奶奶爲什麼沒有『生』呢？」

「怪她自己呀！還有臉！」蘭芳鄙夷地說：

「不是！不是！」張太太興奮起來，聲音更低，可急促，「是少爺沒有『生』，不怪她。太太不該怪她。這是她親口對我說的！」

「她說的？……還說了什麼？」

望着蘭芳的緊張，張太太滿意了。

「沒有……沒有說什麼，就只說了這一點，我不許你！」張太太嘆了一口氣，「你們這家庭真是，閒話太多了！這話……這話雖然不關緊要，蘭姐姐，你千萬不要說出去呀！我是不管你們的閒事的！」

她們親密的，低聲的說着。蘭芳知道少奶奶還說了許多話，用各種方法探問張太太。這一次

張太太的態度很堅定。在談話裏，張太太叫蘭芳「蘭姐姐」，蘭芳對張太太一直稱呼「你」。

蘭芳知道一時再探問不出什麼，自己也不能等待了，便匆忙的走出去。

張太太望着蘭芳的背影，叫了一聲，「蘭姐姐！」但蘭芳沒有答應。

她知道自己的事那樣。她知道蘭芳向吳太太告密去了。她微笑着，原諒了自己：

「我只說了這一句不關緊要的話，還要她不告訴別人的！這事與我沒有相干！」

她則待了一會。

不久，蘭芳又來了，說：「太太請你去，就去！」

她到了太太那裏，向太太問了安，便平靜的，像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的坐下來。

「少奶奶說了我什麼話，告訴我。我一定不說出去，只有我知道！」太太親密的說：

張太太和善的，但嚴肅的說：

「唉，唉，我向來不管你們的閒事。你們家裏，就是閒話多，常常鬧得雞飛狗跳的。一家人

，吵鬧了也就和好了，外人哪能來多生些事呀！我看麼，你們，大家忍讓一些，聽着什麼話，一

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阿彌陀佛！」

「她自己不『生』，要怪少爺麼？」

「這是，她向我說的。依我看來，老爺又年紀青青的，身體那樣好，怎麼會沒有『生』？怪不到少爺頭上來的！」

「是呀！張太太，我也那樣想！」太太抑制着憤怒，「她還說了些什麼話，告訴我。哪一次

你向我說的話，我說出去了？我一定對得住你！」

蘭芳同太太一齊苦勸着，向張太太申明說出來「沒有關係」，表示她們的忠實可靠。她們誠懇，親熱的樣子，完全感動了張太太，她滿意自己是那樣的重要了。

張太太辯解着：

「昨晚我在少奶奶房裏，不知怎樣說呀說的，……該死的，是怎樣說起的？少奶奶就說到了太太。『我那個好婆婆，她呀，又在怪我沒有生育，』少奶奶說，『自己的兒子，就不想一想，只賴在別人身上！我是受氣的！張太太，羞死人，要怪他呀！』她說了許多。我記不起來了呀！……」

張太太遲疑着。

「說呀！」

「沒……沒有了，只有那一些話。該死的，她沒有再說什麼呀！」

她們又照樣向張太太勸解，表白着，張太太堅決的說，「我不說。阿彌陀佛。」這更燃起了他們的希望。

經過一個適宜的時候，張太太明白，再不說出來，便「不近人情了。」望着吳太太同蘭芳的苦痛的，緊張的臉，她說：

「我是不說的。我向來不管別人的閒事。少奶奶說，你們中秋節，送她娘家那份禮是太薄，太不像樣了。是太太要這樣送的。好東西太太都藏起來，送自己喜愛的人，就像沒有這一門親戚

「樣！……」

張太太說話的時候，聲音、姿態都逼真的摹仿着少奶奶。吳太太再不能夠忍耐了，便採用一個慣常的習慣，指手畫腳的說：

「哎呀，不得了，那樣久的話，她還記得！我要問她，要撕她那一張嘴，憑人說，那份禮還算薄嗎！她從娘家帶了好多來，你們曉得的，她那份嫁奩，羞死人呀！害我吳家也沒有光彩！……」

吳太太還要罵下去，精明一點的蘭芳，忙岔開太太的話，說：「少奶奶還說了什麼？」

張太太一直在找尋繼續說下去的機會，便又興奮起來：

「她說，她不像是吳家的人，老爺太太都不疼她，她是受氣的人，一個仇人！還比不上丫頭……」張太太發覺自己的疏忽，立刻將話變過去，「哎，哎，還比不上蘭姐姐呀！太太沒有生眼睛。蘭姐姐就像吳家的祖宗！……」

蘭芳最怕有人說自己是「丫頭」，這兩個字特別刺着她的心。她裝作沒有聽到，努力不露出一點慌張。伴着羞恥來的，是她對少奶奶的更強烈的仇視。

吳太太張大眼睛，完全沉醉在這憤怒裏而去了。

張太太停了一下，恐怕話又被岔開，便忙着說下去：

「還有，還有！她說太太，是小賤人，一個錢都看得起，又不直氣。昨天打麻將，她和了幾牌，太太都沒有拿錢。過後問，太太還一惡二狠的吵她，說拿了的呀！……我也像記得太太是拿

了的，她偏要這末說！少奶奶有時就這麼瘋瘋癲癲的！……」

吳太太記起來，在那場麻將裏，少奶奶和了，自己有三次存心沒有拿錢。

「張太太，你看，有這樣的媳婦！……」

吳太太高聲叫着，接着粗暴的說了一大篇話，是張太太同蘭芳聽厭了的，是自己說厭了的。媳婦的一切缺點，都被她記起了。她盛氣的肯定昨晚清楚的給了媳婦的牌錢。過後說到生育問題，她作了一個精彩的結尾：

「有本事的，怎麼不扇一個出來啊！……」

蘭芳在憤怒裏帶着快樂，衷心的感謝着張太太。吳太太被激動起來了。望着吳太太由黑轉青的臉色，她快樂得幾乎戰慄起來。

這次是吳太太冷靜下來，問：「她還說了什麼？」

張太太伸長了頭，溫柔的說：「我通通說了。只要是她說過的，我都說出來了！……」

四

這公館裏，起床得最遲的是吳少奶奶。她醒得很早，望着屋子裏逐漸更加明亮，清靜的聽着屋子外面的脚步声，人聲。但她總不起來。她不動的躺着，沒有一點事；有時爲了錢事作，便想心事。她懶。也許起了床，還可以作一些有意義的事，她常常想。但最困難的，便是翻那一下身。她想心事，每次頭都想昏了。

每天早晨她都是這樣。起床過後，她便忙着梳洗，選一件顏色最鮮明的衣服來穿。她修飾面孔很有耐心，一點不馬虎，抹着紅的白的，抹了又拭，拭了又抹，同每個女人修飾的時候一樣，都將自己當作了藝術品。但在耳根後面，她便不注意，一直積了許多污垢。凡有衣服遮着的地方，她也一律不注意，很少沐浴，尤其在冬天。夏天，她爲了穿短袖，兩臂才時常洗滌。

人們知道她「愛美」，又笑她的「愛美」太吝嗇，只限於那一個身子。她住的屋子，睡的床，經常在零亂中，並不要少奶奶自己清理，打掃，但王媽清理，打掃過，又被她扯零亂了。有這樣的主人，王媽清理打掃的工作，便也不認真。

她的丈夫吳少爺，面孔圓圓的，身體肥壯，同父親吳老爺一樣。她的嘴生來同鼻子擠得太近，很容易給人不愉快的印象。他大學要畢業了。

吳老爺對他的管教很嚴厲；越嚴厲，他在外面就越放蕩，這放蕩，他逐漸帶到家裏來，但在父親面前時，他就彷彿老鼠見着了貓。吳老爺到處誇耀他。

他的存在，在物價的高漲裏，保障了重慶花柳病醫生的生活。少奶奶一直被丈夫傳染的淋病所痛苦着，但她不知道這是什麼病，以爲是「氣滯」，或是「熱」，便一直隱祕着，羞於告訴人。

少奶奶初中畢業過後就結了婚。她豐厚的嫁奩，比吳公館的人想像裏的少了一點，從此便使一些人對她不滿。

結婚後，她永遠同書本離開了，對比較枯燥的事她都那樣厭煩。她擴大了在學生時代的愛好

打麻將、吃零食、穿花花綠綠的衣服。

新婚的時候，她對那以前完全陌生的男人懷了愛情。吳少爺對她「不美麗」這一點，一直覺得遺憾。

這少女獻出她的心過後，換得的不是一顆同樣熱烈的心。她多情的幻想過新婚的甜蜜。她也漸漸覺得那嘴同鼻子擠得太近的面孔，並不怎樣有趣。

她仍舊有快樂，有憂愁的生活下來。她打麻將的藝術更精到了一些，使打麻將歷史最久的吳太太落了後，這當然靠自己獨出的聰明了。

這一對小夫婦，從第一天起，就不能够互相接近。他們並不抱怨，都忙着自己的事。三年平靜的過去了，他們只有時在金錢上爭執着，口角着。

在他們結婚了三年的現在，吳公館裏便引起了一件大事，使許多人在背地紛紛責難，又推測它的原因：少奶奶沒有生兒子呀！甚至女兒也沒有生。

她起了床，打扮完畢過後，吳公館裏有生氣的一切活動已經開始了。她在鏡子裏照了一會。一陣皮鞋聲使她抬起了頭，當看到是少爺的時候，便向鏡子送去最後的一瞥，再無聊的驗到

沙發上。

這天是星期天。少爺每逢星期天，都得從學校回到熱鬧的城市裏。

少爺今天很溫柔，高興。但少奶奶一點沒有被感動。他們平時像路人一樣，互相的淡漠成了習慣。少爺在外面忙着胡鬧，少奶奶忙着打麻將，便一直平安的過下來。在星期天的聚會裏，他

們有時整天互相不說一句話。

但少爺並沒有灰心，在少奶奶的冷淡裏，他繼續溫存了一會了過後，便提出「借錢」的要求。說到「錢」的時候，少奶奶望着他，嘴同鼻子擠得更近，像合在一起了。少奶奶很能欣賞這個表情。

她平淡的說：「沒有！」

他用度很大，錢總不夠用。這次，他焦急的回到家裏來。他正需要一筆錢，去「借給」一個使他瘋狂了的女人。

「上次借的錢，你一說，我不是連本帶利的還了麼？嘿，還不放心嗎？把錢關在箱子裏，又不生困囿。只借三千呀！……」他裝作很驚異的說。

她率性不說話，不理了。他又熱烈的說了一陣。這是每次借錢必須經過的手續。她氣憤的想，上次借的錢，在他們幾乎要打架的時候，他才還出來了的。

望着她仍舊那樣冷淡，他着急起來了。……

吃過早飯後，少爺又繼續央求着少奶奶。不久張太太走了進來。爲顧全面子，少爺立刻縮回口裏的話，站起來，向客人打了招呼，便走出去。

張太太一直在不安甯裏。她決心藏住心裏的話，吳太太說的話。不知道什麼緣故，像失落了一件重要的東西，她總那樣的不安甯。最後，她隨着自己的脚，不能夠禁止的跑到少奶奶這裏來了。

她坐下來，開始甯靜了一些。但不久又不安起來。

少奶奶取出一包花生，同張太太吃着。這些零食少奶奶都吃厭了，但又不能夠禁止自己不
吃。

張太太想起一件事，說：「你也出一點功果，是培修觀音廟的。哎，出了錢，菩薩保佑，百事順序！」

少奶奶立刻承認了，取出五十元來。這時，她是嚴肅的，因為自己的善行，也對菩薩需索了一陣，都是偏於錢財運氣的，和「來生」的享受的。最後，她將最重要的希望，——生兒子的希望，也交給了菩薩。

「少太太，真少有你這樣行善的人，每回都出這樣多的錢，菩薩是看得到的！」
張太太虔誠的溫柔的說，像完全被少奶奶的善行感動了。

她們繼續親密的談着話。過後，少奶奶就訴說起自己的煩惱來。

在少奶奶的一生裏，只有一個嚴重的憂愁，便是最近她的沒有生育。她惶恐着，一面承受着實難。昨天她忽然聰明起來，便認定是少爺沒有生育。究竟是怎樣她並不知道。當時張太太也熱心的肯定了這個說法，使她覺得一點安慰。這時，她很自然的便將張太太當作訴苦的對象；一點不心虛的說沒有生育的責任不該自己負，又對婆婆同丫頭蘭芳表示了不滿。……

「太太早上又在說你呀！他吳家世世積德，少爺年紀青青的，身體又好，怎樣會沒有生育？又說你嫁窩太少了，害得吳家沒有臉！只有你在她們吳家享福！……」

張太太等少奶奶的話一停住，便急促的叫着，完全忘去不說出來的打算了。少奶奶被激動起來，忘記了剝花生吃。張太太換了一口氣，才安定一些，像嘔吐了一個久就想嘔吐的東西。

「太太說，少爺要同你離婚呀，不然討一個『小』。吳家沒有後代怎麼行？就討『小』，就離婚，不能夠怪她們的，只怪你自己！……」

張太太忽然發覺自己的錯誤了。吳太太並沒有說要少爺同少奶奶離婚，或是討『小』，這話是萬公館的萬太太說萬少奶奶的，那個家庭也發生了這樣的糾紛

她並不慌張，也不便說明這錯誤，使全部的話受到影響。她沉默了三秒鐘，算是表示抱歉，又接着關切的說：

「這些話你別說出去呀，又鬧得鷄犬不安！要是這樣，我以後什麼話都不敢說了！我說麼，一家人，話當不得真。就有什麼事，忍讓一點不算吃虧！我什麼都看穿了，還是出家好。活人就是罪孽。我找到廟了。阿彌陀佛！……」

少奶奶沉默着，但心裏並不安甯。她沒有聽到張太太過後說的好心的話。她不動的坐着，呼吸漸漸迫促起來。

隔了一會，她突然站起來，悲聲的叫：

「好，離婚！他不離我也要離！我願在這裏受罪？離婚！離婚！……」

她漲紅了臉，像張太太就是對方。她激動的決定離婚了。離婚過後的事，是渺茫的，她一點沒有想到。

韓祕書太太來了。

她是個性急人，才坐在吳公館的椅子上，便表示不耐煩再等，要將場合立刻興起來。她完全沉迷在麻將裏。

「叫少奶奶來呀，加上張太太，便是四個人！昨天的原人！」她不知道吳公館已經生起的糾紛。

「快別提少奶奶，……氣死人了！韓太太，你不知道。她說，沒有生育不怪她，要怪少爺呀！有這個道理麼？我吳家世世積德，少爺身體又好，怎麼會是他沒有生育？我才不同她打麻將呢，見着她，我就生氣！……唉，她還說……」吳太太說。

韓太太對這糾紛沒有表示應有的關心。一方面因為她的心被麻將佔去，一方面因為這婆媳間的糾紛，在吳公館裏太尋常了。吳太太一口氣繼續說了許多。

韓太太第四次說了：「有天的冤仇，在麻將桌子邊就和好了呀！就差一個人！」

吳太太過後讓了步，容許少奶奶參加這場麻將。因為立刻要找一個合適的牌腳很不容易，一方面因為少奶奶打麻將從來是現錢。打麻將的人都是喜歡現錢的。

竹芳將麻將擺在客廳的桌子上，又立刻去請少奶奶。

少奶奶來了，她很想賭氣不來，但知道再湊一局麻將的無望，也不便再湊。如果賭氣不來，

——她很想賭氣不來，今天打麻將的機會便錯過了，這會使自己痛苦的。

她帶着仇恨和不安，站在麻將桌子邊了。

她們便最迅速的開始了每天的工作。恰巧蘭芳不在這裏，吳太太也儘快的促成了這場麻將，決心自己單獨打，如果蘭芳來了，便假意也得約蘭芳一下的。

蘭芳聽到打麻將的消息，便慌忙趕來。當看到場合已經開始，她的心一沉，痛恨着自己的被遺忘。她先想了的，這一場麻將非常重要，如果參加進去，輸了可以除昨晚贏的錢，贏了便連同昨晚的一起收進來。

和這痛恨同時，她又現出高興的笑容，彷彿很熱心的跑過去做一個旁觀的人。

張太太哭喪着臉說：「我說不打不打，……：還有事，趙軍長太太在等我！你們真急死人！……」

吳太太每次見着竹芳，都立刻變了臉色：疑心昨晚放在枕邊的五百元，被竹芳偷了。竹芳正站在麻將桌子邊，供她們的使喚。吳太太憤怒的向張太太說：

「昨晚我記得清清楚楚，是一千三，放在枕頭邊。怎麼隔了一會就只有八百？屋裏鑽出強盜來了嗎？……」

她的眼睛兇狠的盯着竹芳。

竹芳被嚇得戰慄起來。

麻將緊張的打下去。

少爺回到房裏，少奶奶同張太太已經不在了。他坐了一會，不安的望着這實際同自己陌生的屋子。過後，他暴躁地喊：「菊芳，菊芳！」

那小女孩來了。他說：「少奶奶在打麻將嗎？……你去悄悄向她說，少爺借的錢，三千，他就要！」

她跑出去了。他又粗暴地叫：「快呀！」

他微微滿意了，雖然不知道結果怎樣。

菊芳喘着氣跑來：「少奶奶沒有錢，不借。」

他立刻仇視起少奶奶來，彷彿有許多悶氣要發作。

她預備轉過身。他忽然覺到那小女孩的面孔有幾分俊美，便叫……「過來！」

他奇異的嘻笑着，在她臉上了捏了一把。她怔住，不知道怎樣辦，臉一陣痛。

他的手放下後，她轉過身跑了出去。在門外，羞恥使她停住了，覺得受了侮辱。她的臉更紅了。

她擠了擠眼，想哭；又忽然轉了念頭，想，「我十一歲了，十一歲是大人了。大人是不哭的。」

當少爺接着發現少奶奶的櫃子沒有鎖的時候，便生起一線新的希望，打開櫃子，見着一疊簇新的鈔票，他狂樂起來了。

他不遲疑的將鈔票放在懷裏，那疊鈔票是沉重的，超過三千元，便立刻高興的大步的走了出

去。

走出房門，他見着竹芳，那女孩子才從客廳裏出來，臉上殘留着不安的表情。

她見着他，便慌張的轉過身，像遇着不祥的事，跑了回去。

他正露出笑容。

她回轉身，他趕了上去。她跑回自己的屋子裏，立刻將門關上。他趕來，看着週圍沒有人，便叫，「開門，有話！」裏面沒有應聲。他又溫柔的央求着，「哎，有話呀！」

他有點動心了。兩週前的星期天，傍晚，懷了一個早就不能夠制止的慾望，他偷進了這間屋子。竹芳正在假寐裏。他們的掙扎便開始了。他用巨大的氣力摀住這女孩子。終於他將淋病傳染給了她。他有這樣一個愉快的回憶。

他繼續敲着門。

他沒有生氣，又匆忙的走開。他心裏還遺留着那個愉快的回憶，那疊鈔票也興奮着他，覺得世界是那樣美好。

竹芳臉紅着，恐怖地聽着敲門聲。少爺的脚步聲遠去以後，她漸漸鎮靜下來，無助地伏到床上去，像一隻衰弱的，受傷的綿羊。

她又記起了太太的兇狠的眼光。……

午飯的時候，吳太太一離開麻將桌子，便又去搜索着自己的床。沒有一張鈔票的影子。她記得昨天晚上贏了八百元，連本錢五百元，一齊放在枕邊。但後來只有八百元了，她只離開那屋子一

會。

吃過午飯，她又去搜索那張床，分明再發現不出什麼了。

屋子裏，便緊張的議論起來。

韓太太說：「你再想一想，恐怕有什麼差錯。我便是，過去的事就記不起了！」

「少五百呀，這樣大一筆數目。不會記錯的！」張太太祇了一下嘴唇上的油膩，滿足的坐，獻出了意見：

「你想一想，昨晚有什麼人來？慢慢猜呀，錢沒有生翅膀，不會自己飛的！你想一想！」
吳太太想，昨晚她出去了一會，留下竹芳在這裏。以後她沒有離開過這屋子。那女孩子有疑。她想了一會，錢一定是竹芳偷了，有許多可疑的地方。

她將這意思說出來。

張太太同韓太太先對這表示懷疑，過後慢慢的也肯定了。

韓太太在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便說：「快一點把麻屑打完呀！」

張太太說：「假裝叫竹芳替我，一面嚇她，她偷了就會悄悄拿出來的！」

她站起來，望着吳太太轉成黑色的臉。她想的是另一件事，飯後吃幾個水果，這是很合衛的，多人說過。

她熟悉的從床底下一個竹籃裏，取出幾個橘子，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她再用敏捷的動作，口氣吃了三個。

吳太太用仇意的聲音叫：「竹芳，竹芳！」

竹芳不安的跑來，知道了是什麼事，她明白太太的兇狠，同沒有理性。

「昨晚我出去一會兒，怎麼就會少五百元，錢會飛嗎？沒有別人來！哼你找呀！替我找找出來就事了！……」

吳太太心痛着，大聲的吼着。在她的眼裏，那女孩子驚恐的臉，完全變成「賊」的臉了。

六

這公館的主人是吳老爺。他是一個官，一個「長」，聽着便能够使人打顫的「長」。他又叫「吳鬍子」，這名字是他管轄的機關裏的小公務員們發明的。「鬍子」可以表示一個人有見識，能幹，和氣。他的「鬍子」表示的意義，屬於壞的一面：頑固，自私。

他過了五十歲，面孔圓圓的，身體很結實，肉漸漸突出來，在發福。他很愛惜生命，儘量想在快樂的世界上多活一天，貪婪的依照醫生的指示，搜集人間的「補品」來吃。身體的發胖是他最大的快樂。這快樂有時像棒一樣的打着他的心。那多肉的身體，能够使豬久久的睜起友愛的眼睛。

在戰爭裏，他逐漸是一個「事業家」，古怪的和物價變動有關係的「事業家」，是幾家銀行，公司的董事。他的能够繼續用未價攪場古董，能够維持團團的臉上的笑容，自然和這事有密切的關係。

他信佛，是主張根絕慾念，注重道德的人。但是，他心裏却特別覺得縱慾的有趣，犯罪的有趣。偷偷的玩女人變成他固定不移的嗜好。他輕視她們，雖然祕密的喜悅着他們，像喜悅着一份糯米清蒸鴨子。他最愛吃糯米清蒸鴨子。但誰對這油膩的鴨子引起過尊重呢？

在XX市，戰爭要發生的那一年，吳公館裏主要的丫頭，便是蘭芳，同另外一個梅芳。蘭芳還是小女孩子。在這家庭的歷史裏，帶着奇異的命運出現的，便是那許多丫頭，許多無罪的女孩子。

吳老爺對已經成長起來的梅芳，正露出了野心。吳太太明白丈夫胡亂的作爲，但這一次，她特別固執，不許他再胡鬧，想重新獲得他的愛情。她哭過，鬧過，一點沒有疏忽的防範過。

梅芳帶着樸實的鄉下人的氣息，勤苦的做事，以爲吃吳姓家的飯，便替吳姓出力。她帶了感激的心情。

她在一種艱苦的，但少憂愁的情形裏漸漸長成，身體得到充分的發育，她面孔同性格一樣，呆板，平凡，但泛着處女自然的紅潤。豐滿的肉體也開始發着光。

那紅潤，那豐滿的肉體。已經被吳老爺注意到了。

吳老爺帶着管一份糯米清蒸鴨子的心情，將這成年的丫頭佔有了。這曖昧的關係被吳太太發覺過後，憤怒得她想毀滅這世界。她罵一句，「你，你這濫貨，好大的膽子！」便彎下身給梅芳一耳光。梅芳服從的跪着，眼淚鼻涕像決了堤的河流。

第二天，吳公館裏傳說着梅芳得了暴病，但沒有見人去請醫生；不久她便死了。她其實在昨

天半夜，身子就完全僵硬了。

她臨死的時候，關閉了門窗，熄了燈，沒有眼淚，從容的死去，她只怪自己命苦。他將一隻金戒指含在口裏，戒指是姦污她的人送的，吃力地吞着那高貴的食物。

這件事的眞象沒有瞞過人，是流傳在X X市的上流社會裏了。一般人的評論是「吳太太厲害了一點，」善心的人都以為這丫頭不應該尋死，只要能够繼續討老爺的愛。一些多情的老爺又藉這件事來豐富自己的想像。

這件事在「道德」上的影響，是吳老爺關心的。但沒有人懷疑他的道德，因為老爺玩丫頭，是普遍的事，自然的事。一個卑賤的生命的消失又是尋常的事。他愉快着，像突然捨得什麼東西。

吳太太沒有得到同情，反被認爲兇狠的嫉妬的女人。她的心又軟一些，梅芳的死給他一個恐怖的印象，她漸漸灰心了，重新放縱吳老爺。有時，她仍然向他罵那些「年青賤貨」，但心情已經和平和的。

蘭芳在到重慶的第二年，在懂得了風情的時候，便常常悄悄的同吳老爺睡在一張床上，她擁他，扯他的鬍子，他也至少年青了三十年，嘻嘻的笑着。

從那時起，她的脾氣變壞了，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她學會了主人的脾氣。最後，她可以在緊要的時候，同吳太太吵鬧了，有的時候一點不讓步。

吳公館裏她存在一個最模糊的地位上；不是丫頭，不是主人，或又是丫頭，又是主人，她

是那樣自得其樂。

吳太太明白蘭芳同老爺的要好，但還是在暗中，在背地。如果老爺當着她，同蘭芳眉來眼去，或有什麼親熱的動作，她是要傷心，不容許的。

竹芳同菊芳都懼怕蘭芳。蘭芳望着竹芳美麗的面孔便常常生氣；她發覺貪心的老爺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將這小女孩奸污了。這事吳公館裏只有她知道。她便開始在老爺面前生氣，將竹芳當作敵人。

竹芳從被吳家父子摻着她，威嚇她，撕裂她的褲子以後，是變得更沉默了。她以前曾經歡笑過，透露出一點天真。她不知道自己要怎樣辦。在吳公館裏，她處處都奇怪地覺得陌生。……

星期天，機關裏只辦半天公。吳老爺辦完公，再在銀行裏坐了一陣，便回家來。家裏正是午飯過後，麻將聲作了主人的時候。

他在書房裏休息着，蘭芳便趕來了。經常都是蘭芳服侍他。他需要不斷的吸紙烟，同嚼香味濃郁的熱茶。

這時，蘭芳是在一天第三次化粧過後，仍舊保持了她的艷麗。她也很明白這一點。她走路，說話，都用一種做出來的姿勢，來同那艷麗的配合。

吳老爺休息了一會過後，等蘭芳走近來，便開始摻着她。他立刻變成一個小孩子了。他貪婪的用鼻子嗅她的臉，用手撫摸她，拍她。

她服貼的躺在他的懷裏。那老人的口裏，不時透出來一股混合着煙味的臭氣。因為習慣了，

對那臭氣，她沒有引起怎樣大的厭惡，那濃密的鬍子刺着她的臉，有點痛。

她服貼的偎着他，不久，她也開始撫摸着那張團團的臉，戲弄他。這時，他嘻笑着，甚麼下流話都說了出來。

她輕輕的扯着那濃密鬍子，在心裏好笑的叫，「吳鬍子，吳鬍子！」她快樂起來，因為沒有人敢這樣戲弄他，扯他的鬍子。「吳鬍子」這可笑的名字，已經從機關裏悄悄地傳到吳公館裏來了。她笑了一陣。

昨晚同太太搭伙，贏了八百元，太太又沒有分給我！」停了一會，她說。他明白這話的意義，但笑着，沒有說話。

「我佔四成，該分三百二，你給我呀！」她吻着他。

這是慣例了，太太使她受的損失，她便向老爺要求賠償。老爺爲了因調停這家庭的糾紛，爲了表示愛她，一方面爲她的糾纏是得滿足她的。有時，太太將錢分給了她，她仍然向老爺要求「賠償」，一方面使自己增多收入，另一方面因爲老爺常常不知道真象。

「哎，你，錢用完了，我就給你錢。不要這樣的來爭呀！」老爺說。她立刻生氣了：

「算了，算了。……我知道！」她便不再說話，不再撫弄他，像生了很大的氣。

「你知道什麼？」他奇怪的嘆了一口氣：

「哼，我知道！」

「說呀，你知道什麼？」

他這樣的問了許久。過後，她才說：「你就愛那年青的，騷的，嫩的！」

他大聲的笑起來：「我就愛你，我的心只有你呀！」

「屁話！」她像更生氣了，而且要掙脫他了。他用力攆住她，熱情的說，嘴角的鬚子像也發出了聲音，在對他表示忠誠：

「我哪一點不愛你，說？心肝，我每一根汗毛都愛你！」她妥協了，仍舊睜起那雙冷淡的，悲哀的眼睛：

「我知道。你先是愛我，從有了那個年青的騷貨，哼，心就變了。我知道你就愛嫩的，騷的。我呢，臭了，說一句話，便算不得一句話了。我不是傻子，看不出來！」

他明白蘭芳爲什麼生氣，但仍舊像不了解的說：「你說過什麼話，我沒有依你？」

「算了，才三百多元的事！不過我把你的心看出來了！」

「啊，啊，怎麼不早說？」

他停了一會，又聰明的說：「我沒有說不拿呀！」

這一句話，使形勢立刻改變了。她。他溫柔了一些，但仍舊懷疑的說：「錢呀，不小心嚇麼？」

他立刻從懷裏摸出一疊簇新的鈔票，取出三百二十元。她冷淡的，不屑的接過那幾張鈔票。

「你要再愛那小騷貨，哼！……」她威嚇的說。

他服從的笑着。

她知道老爺這幾天曾經「愛」上了竹芳。爲這，她是生第三次的氣了。

吳老爺記起竹芳白嫩的面孔，比蘭芳更美些，但她是冷淡的，不懂得風情，一點不親熱他。在他每次被好興緻鼓舞着，揷着她的時候，她一點不笑，他常常掃興。前幾天，在她苦痛的臉色裏，他恣意的玩弄着這女孩子，却特別感到滿足。對年紀越青的，尤其是處女，他越感到樂趣。

但這時，對那張冷淡的，痛苦的臉，他突然生起一些厭惡了。

他憤怒着。彷彿看見竹芳躲避他的，要哭的臉。……

在他吻够了蘭芳的時候，恐怕有人到來，他們才互相放開。

過後，他威嚴的走了出去。

蘭芳望着他的背影消失了，便將那幾張簇新的鈔票取出來，帶着激動的望着它。「三百二十呀！」她想。這一下舉起它，放在嘴邊，吻着，比吻吳鬍子更親熱的吻着。一面又發明的叫，「錢寶寶，錢寶寶！」

七

當吳太太坐在麻將桌子邊時，竹芳戰慄着，開始在吳太太房裏，搜索着那一張床。但怎麼也發現不出一張鈔票，她明知絕望了，但不敢離去，仍舊尋找着，一面用尋找來消磨時間。

她氣憤着，「無論如何，是怪不着我的。有證據麼？我只在房裏一會，錢放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憑人說，有我的相干麼？」

但他不敢說出來。太太先罵她，她只是驚恐的站着，沒有說一句話。那些理由他甚至忘了。她是出名的「噤子」，不大辯解什麼，只沉默的承當一切責難。

太太是從來不容許別人辯解的。別人辯解，她生氣。不辯解，她有時也會生氣。

竹床尋找着，心却沒有在那張床上面。她在想像太太怎樣的罵自己，便希望那五百元會突然在那裏出現。那五百元被誰拿了昵，她惶恐的想着，戰慄着。……

她慢慢彷彿看到了一條街。街上往來着人，許多汽車疾馳過去，有許多漂亮的商店。她在街上急急的走着，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的衣服，手上的汗慢慢浸濕了鈔票，他們家裏僅有的，給睡在床上爸爸買藥的鈔票。

她彷彿看到了一片火光。她跪着，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的衣服。一面哭，一面將紙錢投到那火光裏。弟弟跪着，沒有哭，也投着紙錢，在發呆。媽媽像一個瘋子了，哀叫着，想使死在異鄉的爸爸活過來。

她彷彿看到媽媽兇狠的眼光。媽媽從爸爸死了，窮，常常生氣，打她。她穿了一件破濫的黝黑的衣服，在媽媽的扭打裏，嚎哭着，怨恨着媽媽。

她彷彿看到媽媽的笑臉。媽媽走出了吳公館，最後一次掉過頭來看她，她穿了一件破爛的黝黑的衣服。畏怯地在這新地方呆站着。

他彷彿看見自己在吳公館裏一天天長大。人們笑她，輕蔑的看她，她穿的已經不是那件破爛的黝黑的衣服。

她彷彿看到一隻花蝴蝶，那是很多年前，她蹣跚着，穿了一件花衣裳，去撲捉牠。……想到這裏，她激動起來了，突然伏到床上去，輕輕的哭了出來。

八

吳太太帶着餘怒坐在麻將桌子邊，失去的五百元，顯然又使她覺得日子不再那麼美好了。在她和了一牌兩番的時候，怒氣才慢慢的消失。今天，她臉上的暗黑色一直沒有消褪。

韓太太是性急人，最愛說話。但她平常不是這樣的，很有風致，保持着貴婦人的身份，在上流社會的禮節所許可的時候，才說一句，聲音優美的好像在唱歌。但在打麻將的時候，儘管有最尊貴的男客人在面前，她是被一種本能衝動着，隨着每一張牌的出現，大聲的說這說那。

少奶奶在麻將桌子上是安靜的，這是她最安靜的時候。她冷靜的調度自己的牌，一面注意到別人打出了什麼牌。又準確的猜疑別人手裏有什麼牌。她有條不紊的應付每一個局勢，在最嚴單的時候她不現出慌張，因此常常贏錢。這使許多人羨慕她。

張太太無論在怎樣的忙碌，緊張裏，總端正的坐着。在每牌結束過後，照例她的話最多，忙着溫柔的替別人惋惜，「唉，多可惜呀！」她的麻將打得不好，這是很遺憾的事。她多方的向少奶奶學打麻將，少奶奶教她一些方法，久了，便能够運用，但總不能夠自己發明出新的方法來。打麻將時，她們都很愛惜時間，這是她們唯一愛惜時間的時候。有誰把一張牌延遲不打，其餘三個人的責難聲便起來了。這場麻將逐漸緊張，吵門聲音也逐漸厲害起來。

吳太太同少奶奶，仍舊彼此談着話。因為她們的糾紛並沒有公開出來。

吳老爺從書房出來，便尋覓着牌聲，向客廳走去。第一個見着吳老爺的人，是張太太她微微欠起身來，其實她們熟悉的不必欠身的，說：「吳老爺，呀，請打麻將！」

他向兩個客人打了招呼。張太太認真客氣的要吳老爺來替換她。因為有少奶奶在，他不便坐下去，便推辭着。

感到一點不安，一蹙壓迫的是少奶奶。在世界上，少奶奶只懼怕一個人，便是吳老爺。吳老爺是極講嚴厲的人，對於兒子、媳婦、很難得現出笑容。少奶奶一見着他，心裏便會感到無端的不安。

吳太太從來不起身讓吳老爺打麻將，只有輸錢的時候是例外。輸了錢，她便固執的要人來替換，以為換一個人，晦氣便會被「換」掉。人們都不敢去替換她，因為晦氣如果不會「換」掉，她是要有意無意的抱怨一陣的。

她仍舊承襲昨天的好運氣，贏了錢。這次沒有同蘭芳搭伙，使她想着便狂樂起來。只有偶然又想到那失去的五百元，她的心又被刺痛一下。

不久，蘭芳來了。她見了吳太太贏了錢，便立刻生起嫉妬。她像一點沒感到不快的笑着，做一個旁觀的人，心裏都隨時希望吳太太的運氣轉壞。

她站在吳太太身邊。

張太太輸了錢，輸得很少，但仍舊着急着。她端正的坐着，心總不安甯，尤其因為這一牌是

「清一色」。她輸了錢，便漸漸忘去在每牌過後，去安慰人：「多可惜呀！」現在她更不安了。道「清一色」，她還沒有看出該和什麼牌。「哎，嚙打的什麼？」她第四次緊張的問，額角冒出了汗珠。

她們打麻將，非常認真：呼碰便碰，呼吃便吃。一件極小的事也不馬虎。友誼在這裏不大有在。

從場合開始起，她們便爭吵着。

韓太太在和牌說話，「呀，又是你！」「要你你不來，不要你你又來了呀！」「哎，這一張才乖得逗人愛！」

過後，韓太太換着一張令自己生氣的牌，便氣忿的打出去，大聲叫：「狗齜的 齜你媽……噲！」

只有在打麻將的時候，她才常常不自覺的說出許多粗野的話。

少奶奶沉默着，沒有參加任何爭吵，因為吳老爺在這裏。她尋覓機會，故意同婆婆爲難，有時折散自己的牌，爲了不打出婆婆的要張。她平常同吳太太親密的時候，也表現在牌桌子上，她們「合作」着，互相打出要張。這次，她很明顯的和吳太太作對，使婆婆又在心裏記上了賬。

蘭芳向吳老爺叫：「哎，你來看呀！這一張牌才好！」

吳太太換着一張好牌。在張太太身後的吳老爺，便笑着走過來，挨近了蘭芳。蘭芳又笑着叫：「你看，你看！」

「好，有什麼好？」吳太太也高興着，但隨着便發現吳老爺同蘭芳挨得太緊，太親密了，又立刻轉了臉色，氣忿的叫。

人們都明白她憤怒的原因。她再沒有笑容了。

在牌和下來的時候，她才改變了臉色。

張太太的心冰涼起來，望着吳太太和下的牌，許久忘去拭揩額上的汗珠。

蘭芳在嘈雜聲裏走了出去。他一離開客廳，臉上的笑容便完全消失，變得很難看，懷了對吳太太的仇恨。

菊芳正同一隻花貓追逐着，在高興的叫：「咪，咪，咪！……」

蘭芳找到洩憤的對象了，便厲聲的罵：「小東西，簡直是無聊！只知道搗蛋！……」

她模仿着吳老爺罵人時的聲音，姿態。吳老爺最愛用這幾句話罵人。

菊芳怔住，驚恐的望着她，不知道她從哪裏來的這樣大的氣。……

客廳裏，開始有了一點兒灰黯。像公館裏，每次午飯過後，都接近薄暮了。那灰黯在慢慢加濃。

洗牌聲在吳公館裏像一條河流，湍急的流着。

當吳老爺離開客廳過後，那裏便又爆發了一陣爭吵聲，少奶奶再不能夠忍耐了，向吳太太清算第四次沒有付給自己的牌錢。但吳太太的聲音更高，堅決的否認，還詬罵着。

吳太太心裏能明白的，實在有四次沒有付錢給少奶奶。但這要怪少奶奶，不該同她為難，扣

留了她的要張。

電燈光像往常那樣，首先從客廳裏射出來。

九

在宵第一次夜的時候，她們離開了麻將桌子，像從戰場上退下來的兵士，心裏還保留了緊張。

在離開麻將桌子的時候，吳太太的心就痛苦了，因為記起了被偷掉的五百元。她立刻匆忙的回到自己房裏去，叫來在戰慄的竹芳，咆哮着。

知道了錢仍舊沒有找着，吳太太想，「她還不肯拿出來！」便暴怒的舉起巴掌，向竹芳臉上打去。

竹芳抑制不住的哭了出來，但壓低着聲音。吳太太更憤怒透了，接連打了幾巴掌過後，手指微微的痛。

韓太太同蘭芳趕過來排解。韓太太勸阻着吳太太，一面憐憫的向竹芳說：「向太太說實話呀，你拿了沒有！……」

蘭芳露出狡猾的笑容，也同樣向那哭泣的女孩子說。

吳太太冷酷的，却也懷了希望的叫：

「再限你一個晚上，把錢找出來！哼，休想輕易就了事！只怪我對你太好了！……」

宵夜的時候，有一份糯米清蒸鴨子，假吳老爺貪饞的吃着。他對各種油膩的食品，永遠不會厭倦。太太們都好奇的望着他，雖然這情形並不是初見，那份鴨子，除了他，只有張太太還能夠動幾筷子。

張太太從離開竹筒桌子，到宵了夜過後，一直很少說話。她只在必需說話的時候才開口。雖然額上冒出汗珠，但她的心是冰冷的：輸了三百多元。吳公館裏的熱鬧，同竹芳的挨打，都引不起她的注意。

宵夜過後，她孤獨的躺在一張沙發上。她仍舊緊張着，不安着，心裏湧現出一張一張的牌。她一直仇恨着所有的人。當想到輸掉的三百多元的時候，那仇恨更加厲害。

吳太太一面喘息，一面憤怒的向韓太太說少奶奶同蘭芳的閒話，吳老爺也逃不過她的咒咀。她大聲的說明適才四次牌錢，清楚的付給了少奶奶，彷彿還要韓太太出來證明。她像受了很大的冤枉。

王媽在清理這空亂的屋子，一面咕噥着，因為適才被太太罵了一次。她在心裏怨恨着張太太，將屋子零亂的原因歸罪給張太太。

王媽忽然叫：「呀，太太，你看！」

王媽手裏揚着一捲鈔票，是在一個抽屜裏發現的。

吳太太驚喜的走過去，數着鈔票，恰恰五百元。她記起來了：「該死的，是我放在這裏的呀！錢了那樣久？」

她清楚的記起來，昨晚回到屋子裏，在匆忙中間，將本錢五百元放在另一邊。這是她的習慣，贏了錢，總找一個機會將本錢藏起來。彷彿這樣要吉利一些。

玉媽興奮的，好心的叫：「我告訴竹芳去！」

她走到房門的時候，韓太太說：

「王媽，回來，回來！……快別告訴她，以後不提這件事就算了！不是她要說太太冤枉了她，你們想！」

吳太太發覺自己的疏忽，悔失先不該那樣口快，說出錢是自己放的。

她嚴重的說：「快別說出去，說錢我着了！我以後不提這件事就是。不是竹芳還要以為我冤枉了她！」

這時，吳老爺正在廁所裏，小便忽然刺痛起來。對淋病有經驗的他，立刻明白了是怎樣一回事。

過後，客廳裏又熱鬧起來，傳出來洗牌聲。吳公館的夜，比白日還更有生氣一些，彷彿在感着着窗外的黑暗。

在黑暗裏，在吳公館小小的花園裏，在一株梧桐樹下，有兩個小女孩子正在依偎着。菊芳將頭埋在竹芳的懷裏，心裏感到一陣溫暖，一種親姊妹間的溫暖。她們在互相訴苦。

竹芳的心在繼續的跳，絕望地想到吳太太將給她的毒打，因為不能夠找到那五百元。

她問：「你覺得老爺太太他們怎樣？」

竹芳激動的說：「他們……我怕他們！」

「我恨他們！我比恨什麼都兇的恨他們！但是我沒有辦法，還在受罪，我們的命都苦！……媽媽和弟弟在哪裏呢？他們苦，我願意和他們在一道苦！」

菊芳也回憶着，一面說：

「爸爸賣了我。……爸爸做小生意，在一條熱鬧的街上，那裏不像這裏有馬路，人還是多，很多。我常常在爸爸的攤子邊玩耍。對面有一家麵館，我記得，我什麼都沒有看，只看着那麵館裏一個一個的包子。只吃過一次，每天都流口水。……有糖的，酥的，一股一股的在冒熱氣。……賣我的時候，爸爸和媽媽還打了架。……」

菊芳說完，竹芳突然緊緊的摀着這小女孩，輕輕的哭了起來，記起她們的可憐，眼淚不斷的流到菊芳的臉上。

菊芳想，「她哭了，我也應當哭！」於是擰了幾下眼睛，故意記起自己不幸的身世，眼淚便滾了出來。

竹芳腦子裏湧現出太太，老爺，少爺的不同的面孔。她哭着，更傷心的哭着，用一種成人的哭法，一種懂得了人世的苦難的哭法。

她們的眼淚匯流在一起。夜靜靜的流過去。遠處飄來雜亂的汽車喇叭聲。

這是一九四五年冬天，一個熱鬧的重慶的夜晚。



KBC
3
246.7
37

—上海書店—
¥0.30